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進 步 與 貧 困

(三)

佐 治 著 樊 弘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三)

佐治善樊私譯
陶孟和技

漢譯世界名著

進步與貧困

第四編 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第一章 這個問題的動態尙須前去研究

物質進步的恩賜，即爲生產的增進，今把地租認爲是接受此種恩賜的生產品的主體，但勞働則無分享之機會；我們又看清楚了利害的衝突，並非資本與勞働之間的衝突，而係資本與勞働佔在爭鬪的一面，土地所有權又佔在一面，此與公衆所見不能一樣，因此之故，我們已然得到了一種結論，他有最重要的實際上的意義。但是我們現在尙不值得去仔細的討論他們，因爲我們起始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尙未完全解答。說工資下降是由於地租上進，等於說汽船進動是由於他的機輪轉動。究竟地租因何要上進呢？這是更進一步的問法。什麼力量，或不得已之理，跟着生產力之進

步，將總的生產品中之更大又更大的部份分配做地租呢？

里嘉圖 (Ricardo) 把地租日進的唯一的原因解為人口的增加，因他需要更多的食物的供給，故把耕種擴充到次等的土地，或在同一的土地上，擴充到次等生產力所在之點，又在其他的著作家的流行著品之中，他們均以生產從上等的土地擴充到下等的土地，是增進地租的唯一的原因，因為他們太注意這個原因了，致引起揆立 (Carey) 君的反響（跟着來的便是教授培理 Perry 和其他），依據揆立的想像，他已然推翻了里嘉圖的地租的理論，原因是，他已然否證了農業的進步是由上等的土地降而至於下等的土地。（註一）

卻說，人口增加的壓力逼迫着人類乞靈於次等生產力的點上結果提高了地租，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真確，但我不以根據這個原則，普通所推出的一切結論都是真的，並亦不以他能全部解釋物質進步地租增高的事實。別的還有一些原因在此與他合以提高地租，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此一些原因，早已全體的或部份的被那些用以說明工資的來源和資本的職務的意見掩蔽了去。他們是些什麼並且如何活動，讓我們去追尋物質的進步在財富的分配上所起的作用。

物質的進步是由下列三種變遷組成——或貢獻而成的：(一)在人口上的增加；(二)在生產和交易的技術上的進步；(三)在知識、教育、政府、警察、時尚、和道德裏面的進步，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限度而論。物質的進步，正如普通所知道的一樣，包含在這三個要素或這三個進步的方面裏面。在某某過去的時代，凡屬先進的國家，對於此三要素均甚進步，即令程度不能一樣。用物質的或經濟的能力的眼光去觀察，雖然智識的增加、政治的改善等等，也與技術的進步具有同等的功效，但如把他們一個個的分開來看，則不必有此功效。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是在討論物質的進步，所以這些事物，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去立論，始於物質的進步有所貢獻，又當着我們在技術的進步的影響的時候，我們乃能看見他們的影響。

爲了考究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裏面的影響，讓我們將這人口的進步與技術的進步分別考慮，其次乃將技術的進步與人口的進步分別考慮。

(註一) 關於此處，有點尙值得說：(1)在本聯合共和國的新的各州裏面，依據當地農業進步的趨勢，和在舊的各州

裏面所未曾耕種的土地的性質所表現的一般的事實，乃是耕種的程序是由上等的土質到下等的土質。(2)不問耕種的

程序是由絕對的上等土質至於絕對的下等土質不是，又許是否他的反面（在這一方面，所謂上等或下等，都只指着現在我們的知識程度所及，又將來的進步也許發現了酬報的性質，存於現在我們所認為瘠瘠的地球的各部。）土地之由那種現在的情境之下所認為上等，進到現在所認為下等，則是常常如是，又從人的天性上說，也是必常有此趨向（S）里嘉圖的地租公律，不靠耕種擴充的方向，但靠這個假定：即如某種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一些東西，那末，優等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更多的東西。

第二章 人口的增加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日往上增的人口提高了地租的狀態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裏面已有解釋和例證了，依據他們的說法，這種狀態之來歷，乃是由於需要食物的程度的增加，把生產逼迫着降到去耕種次等的土壤或次等生產力的限點。因此之故，如果人口不變，假令耕種的限界現在在30，則凡所有超過30的生產力的土地均有地租。如果人口增加一倍，供給須要增添，則除擴充耕種而外，此種供給不能具備，但如擴充，則將使此從前沒有地租的土地產生地租。如果擴充到20，則凡在20和30之間的土地均有地租和價值，又凡在30以上的土地，則均有更高的地租和更高的價值。

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主義，在地租學說的流行解釋上，得了堅牢的根據，關於這種根據，我在列舉這個主義，在流行的思想中，幾乎得到了一種沒有疑問的權威的各種原因的時候便說過了。依據馬爾薩斯的主義，人口取得食料的困難隨着人口的增加而日愈艱辛，雖然來此世界者仍是一口帶有兩手扶着，但如借用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話句，這些新來的兩手比較從前的兩手更且難以供給新口了。依據里嘉圖 (Ricardo) 的地租公律，地租原是基於在使用中各種土地的生產力之有等級，又依據里嘉圖和那些跟隨他的經濟學者的解釋，這個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地租，是由人必以更大的費用去獲去更多的食料，因此之故，他遂逼着人口的耕種限界降到次等又次等的生產點上，而比例的產生地租。因此之故，這兩種學說，我在上文裏面已然解釋，實是生成功了的要協調要合併的，因為地租的公律只是馬爾薩斯所提出的那個更普遍的公律在應用上的一方面，又地租的增高與人口的增高共漲進，只是他的一種不可抵抗的活動的表現。我突然說到這一點，乃係因為他現在阻止我們去認清這種錯誤的見解，這種見解硬把地租的理論來擁護一種在實在上為他所不贊成的理論。馬爾薩斯的學說已然被駁倒了，至

所謂因人口壓迫食物困難而發生的現象，在我們更行指出此等現象即在現存狀況之下，假定人口完全不變亦將發現時，則集成此項學說的反證可以大明，將不容有何疑問之再見也。

現在我所提及的這種錯誤的觀念，爲圖正確的了解那人口的增加所及於財富之分配的影響起見，必須先行掃蕩，這個觀念乃是在流行的討論地租與人口增加的關係上所明白說出的或暗地承認的假定，這個假定，以乞靈於次等的生產點的意義，係指所費用的勞働在比例上較多而他所得之總生產額卻不較多；雖農業上許多改良，此種事象不常如是——依據彌爾 (MILL) 的話，這些改良實部份的放鬆了限制人口增加的束縛。即在技術毫沒進步的地方，這種勞多而所獲不同多的意義亦不發生，又此乞靈於次等生產點的行動，明明白白是一種已然增加了的人口所有的已然增加的需要的結果。因爲已然增加的人口本身，技術上即無任何進步，在勞働的生產力上亦含有一種進步。一百人的勞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所生產的東西定比一人的勞働生產一百回所得還多，而一千人的勞働定比一百人生產十次所得結果還大。因此之故，日增月進的人口既然每次均增加了一雙手，則在勞働的生產力上必比比增加還大。因此之故，人口如果繼續不

斷的增加，亦許另有一種乞靈於次等自然生產力的活動，惟財富的生產非但在平均上與用去的勞働相較，並沒有什麼減少，即在生產力最低點上亦沒什麼減少。如果人口增加一倍，則是只有20生產力的土地，可以對於同量的勞働產出必須具有30生產力的土地，在從前所能生產的產量。因為此事莫要忘記（但是此點人常忘記）即勞働或土地的生產力不能在一種東西裏面去測量，而須在所有的所欲求的東西裏面去測量。一個移住的人和他的家屬可以在他所居住的百里之外的地方生產一樣多的小麥，正如他們的土地在人口繁密的中心所能生產之量。但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們從較壞的土地上可以同一的勞働得到相等的生活，或從等質的土地上，除了支付高的地租以後，亦能得到等美的生活，因為在人口繁密的中心，他們的勞働定變成更有效率的；也許不是在小麥的生產內，而是在一般的財富之生產內——或在他們獲取勞働的真正目的物（所有的貨物或役務）的裏面。

即令在有一個地方，在這最低點上的勞働之生產性有種減少——這就是說，即在一個地方，這種對於財富的日增月進的需要，已然逼迫着生產的限界降到自然生產力的更低點上，因而在

此的生產力的減少，非人口的增加所給於勞働力的增加所能彌補——但總的生產與總的勞働量比較，仍不必便有減少。

讓我們假定土地有種漸減性。自然而然的上等土地被人耕種最先，又人口如果增加，則次等土地隨被使用，由是遞降不已。但因人口的增加，在生產上容許更大的經濟之發展，可以增加勞働的效率，故人口增加既爲使各種性質的土地繼續把來耕種的原因，又爲使這同種性質的勞働在他之上所能生產的財富增加其數量的原因。可是他尙能做到比此更進一步的地位——他定能在所有已經耕種的上等土地上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如果性質與數量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即人口的增加提高勞働的效率，比較他逼迫去乞靈於次等的土地更快，即令耕種的限界可以降低，而地租漲高，可是勞働的酬報的最低限亦必增加。換句話說，雖然工資在相對的比例上下降，但在絕對的數目上增加。這財富的平均產量定會增加。如果這些關係是這樣的，即勞働的日往上增的效率，恰穀彌補被收來使用的土地上所漸減的生產力，則是日增月進的人口定會以此降低耕種的限界之故增高地租，但不減少工資的數量，並且增加平均的生產量。如果我們現在假定人口仍然

增加，但在下等和天下等的土地之間，相差之數如此其大，以致隨着人口增加而增加之用以耕種的勞働力不能彌補他——勞働的最低限的報酬定將減少又工資必隨地租之增高而降低，不僅在相對的比例上降低，並在絕對的數量上也要降低。除非土質之低下突然下落，出於我們的想像之外，或，我想，打破歷史的紀錄，這平均的生產量仍是定然增加，因為凡逼迫着去耕種次等土地的已然增加的人口所引起的已然增加的效率，寄託在所有的勞働上，而上等土地之所得，除了用以彌補最後找來耕種的土質的所減少的生產數量尙還有剩。總的財富的產量雖然在分配上更不平等，但與總的勞働的費用比較還是產量多而費用少。

由此觀之，人口的增加，因為他結果可以把生產擴充到次等的自然平面，雖然可以陞高地租減低工資的相對的比例數，但從工資的絕對的數量上言，則可以減低或不可以減低；但他卻是鮮有能穀（也許永遠不能做到）減低那種與勞働的總費用成對照的總的財富的產量，而且，在他方面，增高他，又常大大的增高他。

雖然人口的增加，以降低耕種的限界，因而增高了地租，但我們如以此點為地租與人口共增

加之唯一方式，那便錯了。日增月進的人口不必降低耕種的限界，亦當增高地租；雖然馬卡羅和（McCulloch）一流的這些著家斷言，在無限的同等好田裏面，地租不能漲高，但人口的增加確實增加了地租而不必牽涉到土地的自然性質，因為隨着人口增加而來的交易和合作的力量增加，等於——不，我想我能直說他們給——土地能力的增加。

我的意思不只是說，這種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力量，如生產的工具或方法裏面的一種改良一樣，對於同一的勞働賜給一種增多的結果，這種結果與在土地的自然力內的一種增加相等；而是說他在勞働內成就一種卓越的力量，又這種卓越的力量限制在土地上，——他不是附託在一般的勞働上，但只附託在用在特殊土地上的勞働上；又他恰似土地上的生而具有之一種力量：如土質、氣候、鑛藏、或自然的地勢一樣；並且又與土地的所有權一同移轉。

耕種方法的改良，能以同一的經費，在同一的地面上，產出一年兩次的收成，又器具和機械的改良，在一塊特殊的地面上，可以產生出一種等於兩倍土地的沃度所產生的產物。但在這一方面有點差別——方法或器具的改良可以在任何土地上被利用，但沃度的改良則只能在他所用的

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卻說，這種從增添的人口而來的增添的勞動的力量，大半只能在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又以不同的程度被利用在特殊土地上。

讓我們想像，此地有一廣漠無邊的平原，在整齊的草和花，樹和河裏面展開出去，直到旅客厭煩了他的單調。跟着來了這位最初的移住之人的貨車。在何處落業他不能說，——每畝都似與別畝一樣的好。說到樹，說到水，說到肥沃，說到地勢，都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被肥沃的困難問題惑住了。他厭煩了去尋找比較別的地方更好的地方，他佔住了脚——某一地方，任何地方——在此成家立業。土質純而肥美，野味豐富，川流閃耀着最美麗的石般魚，極自然之美。如果他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必有使他發財的東西；但他現在卻是窮困。莫說內心裏面的飢渴會引他歡迎最窮困的旅客，實則他在孤寂的境地裏面勞働，乃是最不利益的。無論什麼工作，他都不能暫時的得到比較他的家屬所能給出的，或比較他所能永遠保持的那種更大的膂力來幫助。雖然他有家畜，但他常不能有新鮮肉，因為爲了獲得一片牛肉，他必須去殺一犢。他必是他自己的鐵匠、製車匠、木匠、和補鞋匠——簡言之，「各種職業的僕人，沒一職業的主人。」他不能使他的小孩有學校住，因為要

這樣做，他必定要支付和維持一個教員。凡他自己所不能生產的這些東西，他必定要大宗的買進，並放在手裏，否則，只有不用，因為他不能常常離開他的工作，而以長途的旅行進到文明的境界裏面去零購；又當勉強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僅一瓶藥，或一個破螺旋釘的添換都可以費他的勞動和他的馬好幾日的勞動。在這種情境之下，自然雖則豐富，而人則實貧困。得吃倒是容易的事業；但是除了吃而外，他的勞動定只能以最笨的方法，滿足最簡單的需要。

不久那裏又來了一個移住之人了。雖然在一望無際的平原裏面，任一部份都與其他的部份無異，但是此位移住之人究在何處安家呢？這個問題卻沒有什麼難以解決之處。雖然地是同的，但有一個地方明明白白的比較其他的一個地方更好，這個地方便是已然有一位移住之人所在的地方，因他可以有個鄰居。他在第一個來人之旁安家，他的情境立刻大改變了，又他從前許多辦不了事情，現在都能辦了，因為兩個人可以互相幫助去着手辦理一人所永遠不能做的事。

另外又來了一個移民了，以同樣的吸收力之故，他遂安家在那已有二人曾在那裏的所在。另外又來了一個，一個，又一個，直到在第一位來者的周圍共有鄰居二十人。在孤獨的時候，昔日所不

能做到的效率，現在都做得到了。如果笨重的工作要做，這些移民都有鄰人前來幫助，而且在一日以內便把一個人要做數年的工作做完。當着一人殺牛的時候，其他的人都來取一部份，而在他們殺牛的時候，他也來取一部份，所以他們隨時都有新鮮牛肉做食料。他們打伙雇一個教員教育每個的小孩，然而每人卻都只能擔負在從前的時候，以同等的教導所值於第一位移民的費用的一小部份。遣人到最近的鎮市裏去比較容易了，因為有人常去。實則此等往返之需要路程現在亦少了。在這個地方，一個鐵匠和修車匠立時成立一個舖店，而我們的移住之人可以從前的用以修理器具的一小部的勞働修理器具。雜貨攤子打開了，他能隨他的需要發生之際，取得他所需要之物，一個郵政局，立刻又添設起來了，他可使他以常規的方法，與世界其餘的部份交通。接着又來了一個修鞋匠、一位木匠、一位製馬具的工匠、一位醫生；而又一小教堂立刻發生。在孤獨的情境之下不可能的滿足，現在一變而為可能了。帶有社交和學術的色彩的快樂也亦有了——人的那一部份的快樂是動物所不能攀躋的。同情的力量，友好的感情，比較和對照的競賽，打開了一個更博大更充實而且更繁複的生命。在歡喜的時候，有人同己共歡樂；在愁苦的時候，這位悲傷的人亦不是孤

孤獨獨的一個人哭。玉蜀黍的剝殼會，蘋果的去皮會，和被褥的裝製會也都發現。跳舞場雖然沒有粉飾，奏樂所只有提琴，但那位樂妖的樂譜尚且被人奏彈，又邱匹德 (Cupid) 則借着跳舞者跳舞。在結婚的典禮上，也有旁人來稱贊來歡笑；在落氣的屋內，也有數人在旁面；在公共的墳墓之旁，悲悼者充滿着人類的同情。間或間，來了一個飄泊的講師，透出了一線科學、文學、或美術世界的微光；在選舉的時候，來了競爭選舉的演說家，並且市民亦隨着發生尊嚴和威力的意識，因為當着有名的法律大家約翰多 (John Doe) 和理查洛 (Richard Roe) 都在競爭市民的幫助和投票的時候，國家的大事乃在他的面前判定。一會兒來了這種數月前已被說及的馬戲，對於那些只知有草原的兒童介紹到所有的想像的境域——神話中的王子和公主；穿着盔鎧的十字軍和纏着頭巾的回教徒；辛得勒拉 (Cinderella) 的妖形的四輪馬車；嬰兒院的巨人故事；在達尼爾 (Daniel) 面前跪着的獅子，或在圓的羅馬戲園內撕碎聖徒的獅子；令人回憶沙漠的駝鳥；當着這位為非作惡的弟兄從水井之中拉出約瑟 (Joseph)，並賣他為人奴隸的時候，這隻立在近旁的駱駝；同漢尼拔 (Hannibal)，過阿爾普 (Alps) 山，或感覺瑪喀比 (Maccabees) 的武器的象；激發人的感情，

和在人心的房裏面，結構得來如同忽必烈 (Kubla Khan) 的那一所在日光中炫耀着的高樓的那樣壯烈的音樂。

去到我們的這移民的面前，並對他說：「你有你所種的這麼多樹；恁些的藩籬，如此的一個水井、一個穀倉、一座房子——簡單言之，你以你的勞力在這塊農場裏面增添了恁多的價值。你的土地自己是不這般的好。你會使他有收穫，不久他定需要肥料了。如果你把他給我，我定以你所有的改良的價值還你，你請同你的家族離開已然墾殖的土地再行往前進取。」他必定望着你笑。他的土地所產生的小麥和番薯並不比從前多，但他卻產生了許多的生命的必須品和便利品。在這塊地上所加的勞働不會產生更豐富的收穫，又我們可以假定，也沒更有價值的收穫，但他可供給人工作以求的其他很多的東西。其他的移民的到來——這人口的增加——在這些事物之中，已然增加了用在土地上的勞働的生產力，而此已然增加的生產力，使這一種土地比較那些具有同等的自然性質而無人住的土地更爲優越。如果只有這種當着我們的這移民初來到的時候，所遇着的那種離開總人口很遠的土地此外更沒有其他的土地可得，那末，這塊土地的價值或地

租，定以所增添的生產的力量全部爲權量他的尺度。雖然，如果同等的土地正如我們的假定，綿亘以至無限，而現在的人口卻分佈於恁塊土地之上，則是這位新來的移民便無須與那位初來的移民採取一樣的行動，進入沒有人烟之地。他定恰在其他的移民之旁居住，而得接近他們的益利。於是我們的這位移民的土地的價值或地租，全靠在他所有的益利上，即因這塊土地位置於人口的中心，故比在邊界上的土地價值更高。在此一情境上，耕種的限界不會有何變更，在彼一情境上，種耕的限界定被提高。

人口仍然繼續的增加，並且，即因他的增加，於是在他的增加所允許的範圍內，經濟因以進步，並且在事實上，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我們的第一位移民的土地，因爲位在人口的中心，所以商店、鐵匠的鍛冶所、製車店，都在他的上面設立，或在他的邊界上，立即成立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不久又變成一個市鎮，致爲全區人民交易的中心。這塊土地雖然沒有比較從前更大的生產力，但現在卻成長了一種更高一級的種類的生產力。用以產生穀粒、小麥、番薯的勞働，雖然不比最初所收割的東西更多；但凡用在那種須要與其他的生產人接近的枝部生產事業裏面的勞働，又，特別的是，用在

生產的最後一部裏面的勞働，（這一部份包括在分配問題裏面，）他們所得到的報酬頗大。雖曰種植小麥的人可以更進一步，又尋出一塊以同等的勞働可產生同量的小麥的土地；但是手藝工人、製造家、店主、專門家知道他們費在此交易的中心地方的勞働，可以產生比較勞働費在離此地遠一點的土地上所產生的東西更多；在這些目的上所產生的比較在別的地方更多的溢額地主是有要求的權利的，正如在小麥生產力內，他有要求溢額的權利一樣。因此我們的這移民能殼賣出幾畝地以爲建築的地區而所得之價格，如果用來種植小麥，即令沃度增加數倍，也不能到此數。以此賣得的金錢，他替他自己建築一所好房子，又設備的甚華麗。這便是說，如把此種買賣的條件分析的最簡單，即是那些想用這塊土地的人替他建築和設備房舍，只要他允許他們利用人口的增加所賜給他的優越生產力。

人口仍然繼續增加，賜給土地更大又更大的效用，賜給他的所有主更多又更多的財富。這個鎮已成城——一個聖路易 (St. Louis)、芝加哥 (Chicago) 或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他仍在往前增加。生產此處是大規模的，用最好的機器和最便利的方法，分工成爲極端的細

密，效率倍增，令人驚駭；交易的有如此的數額和如此的速度，把軋轢和損失減少到最低度。此地有最初所墾殖的土地上的種子所長成的大社會的機體的內心和腦子；此地已然進步爲人類世界的大神經節之一。所有的道路會於此處，所有的川流積於此處，他們直達四周所有的境地。如果你有東西來賣，此地便是市場，如果你有東西要買，此處便是最大而且最好的貨店。此地知識的活動積在一個焦點上，此地有由心與心的接觸而所發生的使人興奮的噴泉，此地有最大的圖書館、貨棧和知識的倉庫、飽學教授和有名的專家。此地有博物館和美術館，科學儀器的總聚，又所有的珍少貴重的和頂好的東西。此地從世界各處來了大戲腳、演說家和歌唱家。此地，簡單的說，無論在何種變異的表現裏面，都是人類生活的中心。

這塊土地現在所給與勞働使用的利益竟有如此之大，在他之上，老早就已不是僅有一個男人偕着一對耕馬在偌大的幾畝土地之上一犁一犁的耕地，在他之上的許多地方都是幾千的工人，在一畝土地之上一層層的作工，他們以此一層地板高蓋着彼一層地板，離地有五六七八層樓之遠，而在地面之下的機器，則是一躍一躍的震顫，發出幾千匹馬的力量。

所有的這些利益均寄託在這塊土地上；只有這一塊土地，別無其他的土地，這些利益能殼在上被人利用，因為此處是人口的中心——交易的焦點、市場的所在、最進步的工業的工廠。人口的密度所賜給於這塊土地的生產之力等於以百或千的倍數，乘他原來的沃度。測量上等土地和下等土地生產力的差別的地租，於是往上增加。我們的這移民，或承繼他的土地權利的人，現在是百萬富翁了。正如又一立普凡營克（Rip Van Winkle）他也許臥床睡覺了；但他仍然是富裕的——並不是因為他已然做了些什麼事情，而是由於人口的往上增殖。地區所有主可從靠着大街的每尺的土地上取得比較一位平均的機械工人所能賺獲的收入更大；有些的地區可以賣獲比較以金幣來砌成他而所值之價格更多。在繁華的街道之旁盡是塔形的建築物，上有花剛石、大理石、鐵和金箔的玻璃，完成在最費的格式裏面，沒有一點不便利。可是他們卻不如他們所倚靠的地基所值的這麼多——這塊同一的土地，沒有一點改變，他在我們的第一移民初來的時候，沒有絲毫價值。

這便是人口的增加強有力的影響地租的增加的狀態，任何一人在先進的國家裏面都可舉

目而見。這種程序在他的眼底之下展進。在使用中的土地的生產力一次比一次高，是地租增加的原因，而此生產力之一次高過一次，其基因於增大的人口所造成的貧乏逼迫着去耕種次等的土地，遠不如增大的人口所給與那已然在使用中的土地的增大的生產力之大。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土地，或產生最高地租的土地，並非自然的沃度最優的土地，而是被人口的增高所已然賜給於他以優越的效用的土地。

人口的增加在我所請大家注意的狀態裏面，賜給某種土地以生產力的增加或效用的增加，但此生產力的增加或效用的增加，可謂完全附託在寬廣這點性質上。變成人口的中心的土地，他的有價值的性質僅是他的表面的性質——不問他是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的、肥美的、冲積的土壤；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的豐富的山谷的土壤；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的水田，或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大部的沙的荒地，都是一個模樣。

在有些地方，價值的起源似乎由於優越的自然的性質，如深的水和好的停泊處，豐富的煤和鐵的礦層，或森林，但經驗的知識指示我們說，這也是人口把他曝露出來的或把他弄顯明的。賓夕

法尼亞 (Pennsylvania) 的煤鐵的礦田，現在雖然價值甚巨大，但五十年前不值一文。這個不同的有效原因是什麼？僅是人口的今昔懸殊。至俄明 (Wyoming) 和蒙大拿 (Montana) 的煤床和鐵床現在雖然沒有什麼價值，但在今後五十年，定值百萬又百萬，僅因在這一時候，人口將大增進。備辦頗完全的船是我們所乘以航行的船。如果船面上的麵包和牛肉似覺不彀，我們只消把艙口蓋打開，便有新的供給送到手邊，此在從前連夢想也沒到過的。當艙口打開的時候，凡容許他說「這是我的」的人，對於其他的人的役務有偉大的支配的權利。

再說一遍：在財富之分配上人口增加的效力就是增加地租，或減少勞働和資本在總生產品中所能得的成份，他的方法有二：第一，降低耕種的界限。第二，把潛伏在土地裏面的特殊能力顯出，又對特殊的土地增加許多特殊的能力。

我想後面這一個，雖然政治經濟學者沒有把他注意，但確是更重要的一個方式。但是此點在我們的研究裏面，尚不是重要的事件。

第三章 技術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我們曾把技術的進步除外，而知人口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現在我們請把人口的增加除開，而且觀察在生產的技術裏面的各種進步在財富分配上的效驗。

我們已然看見人口的增加，與其說是以減少勞働生產力之故增加地租，毋寧說是以增加勞働生產力之故增加地租。如果我們現在能設指明，不問人口的增加或不增加，只要在生產和交易的方法裏面的種種改良，可以影響地租的增加，則是馬爾薩斯 (Malthus) 的反證——和所有的這些以他爲根據的，或與他有關係的主義的反證——定是最後的和完全的，因爲我們不必乞助於食物日漸困難的學說，已然能設說明物質進步的趨勢之所以降低工資和增加最下層階級的苦痛。

我想，只消略加思索，這件事情便可明白。

在生產的技術裏面，凡屬發明和改良的影響，均是節省勞働——換句話說，即能以較少的勞

働得到同一的結果，或以同一的勞働得到更大的結果。

卻說，在這現存的勞力用來滿足物質的欲望的社會裏面，如果此間滿足欲望的機會沒有誘發新的欲望的可能性，那末，節省勞働的改良，只是減少所費勞働的數量。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我是不信實他存在，即令是找得着，亦僅只在人類酷似動物的地方存在。在所謂文明的社會狀態裏面，在本研究中與我們有關係的社會狀態裏面，事實恰是他的反面。要求不是固定的數量，他僅隨人口的增殖而進步。在個人方面，他隨他的以物充欲的能力的進步而進步。人不是一條牛，在吃飽了的時候，只是睡着反嚼；他是無壓的馬蝗的女兒，常常想要更多。伊拉斯莫斯 (Erasmus) 說：「當着我有一點錢的時候，我爲我買幾本希臘文的書，再有，我爲我買幾套衣服。」所生產的財富量，沒有一個地方等於財富的需要量，又需要隨着每一以物充欲的機會同進步。

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影響，當必增加財富的生產量。又欲要增加財富，則需兩件事情——勞働和土地。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影響，當能擴充土地的需要，又在上等土地的純質使用達於極點之際，則進而耕種次等的土地，或在同一土地之上設法利用那自然生殖力較次的

限點。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第一效果是增加勞働生產力，第二效果是增加耕種的地面，又，凡在耕種的限界被他降低之處，地租被他提高。因此之故，無論在土地已被佔據完了的地方如英格蘭 (England)，或在土地已被佔據，或不久便將因使用的必要而即被人佔據的地方如北美合衆國 (United States)，這個節省勞働的機械或改良的最後的效果，便是增加地租而不增加工資或利息。

這點之須充分了解，煞是最重要不過的了，因他指出那些凡被流行的學說，指爲是因人口增加的而來之影響，委實的是由於發明的進步，又他曾把節省勞働的機械何處也沒造福於勞働者的困難事實說明了。

可是，欲把這點真理完全抓住，必須把我那在上文裏面所反覆申明的一點記在心上——是即財富之交易性。我再提出這一點，只因那些以爲農業的生產，恍如與一般的產業有別，或以爲食物或資生之具宛如不是屬於財富的這些專究農產的著家，對於此點毫不知曉，或假意兒的裝作不知曉。

讓我請讀者把這點記在心上，即無論何種財富之生產或據有，實際上便是用以易取他所能易取的那種財富的生產或據有——爲的是使讀者能清清楚楚的看見，不僅那些能穀節省直接用於土地的勞働傾於增加地租，即所有的節省勞働的改良，亦復如是。

某一個人的勞働能穀完全用以從事某一財富的方式之生產，概是分工的結果。從個人一方面說，舉凡勞働的目的並不是只想獲得特殊的財富，而是想獲得所有與他的欲望相當的各種的財富。因此之故，凡在這種需要用在所欲的特殊之物的勞働裏面，如有一種改良，結果可以發生節約的影響，在實際上，他便可以增加所有的生產其他事物的力量。如果他以一人的一半的勞働爲衣，其他一半預備食住，則凡能穀提高他的生產食物的能力的改良，亦當提高他的預備衣住的能。如果他那需要更多或更好的食料的欲望，又更好或更多的衣服和住所的欲望是相等的，則在此一部份勞働裏面的改良，當恰等於在其他部份的勞働裏面的同樣的改良。如果這種改良使他的增加食料的能力加一倍，他定將少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產食料，而多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產衣服和房屋。如果這種改良使他預備衣服和住所的能力增一倍，他定將少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

產這些事物而多用三分之一、生產食物。在任一情境裏面，結果都是一樣——他均能以同量的勞働在他所需要的事物中，在數量上或品質上多餘獲得三分之一。

同樣的道理，凡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分工的方法，進行生產的地方，只要在所欲生產事物的總量中，對於生產一物的能力有增加，即對於其他事物之生產能力有增加，並將增加其他的這些事物的產量，至於所增加的產量之多寡，則視在前日所費的勞働總量中所節省的勞働成分之多寡，並視欲望對於其他事物所愛好的強度二者為準。我不能想像現在而有怎種的財富，當着生產其他的事物的勞働，已然節省許多而他的需要還不增加。柩車和棺材的需要當是不易增加的了，因為他們曾被選來做那在需要不易增加的事物中的頭等例子；但是這話只是在他們的數量上立論。如果供給之力有增加，當能誘發對於更浩費的柩車和棺材的需要，又凡曾注意到以浩費的葬儀尊重死人的欲望，普通均是十分強烈的人對此當不懷疑。

餘如食料的要求，亦不是有定限的。食物之需要有限，雖然常被經濟的理論所假定，但他常是一種錯誤的假定。生活資料，依據現在的說法，宛如有一固定的數量；但這固定的意義只是說他有

一確定的最低的限度。少過一定的數量不能維持人的生存。少過比此略大的數量，不能維持人的健壯。但是，在此最低的限度以上，爲人所用的食料可以增至無限。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提出，里嘉圖 (Ricardo) 附和，無人對於食物的需要不受那人的胃的些小的能力的限制；但此，明明白白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之下始是真的，即當人的肚腹裝滿了的時候，饑餓之欲於是滿足。除此而外，他對食料的要求是沒有這種極限的。路易十四 (Louis XIV)，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胃，不比普通一位與他同體大的法國農民的胃裝消的更多，可是在一方面，只須幾竿的地面便可供給這位農人的食料，黑麵包與蔬菜，在他方面，必有幾十萬畝的土地始能供給這個皇帝的需要，因爲除了他自己所浩費的最精良的食物而外，他尚需用很大的供給來養他的僕人和狗馬，在日常生活的經驗裏面，又在這些沒有滿足的，雖然是潛伏的，欲望裏面，我們可以看見任一財富的生產力的增加結果，必然增加土地的需要和增加土地的直接的生產物。現在使用粗糙的食物和住居小房子的人，如果他的收入增加，大都要吃更費的食物和住更大的房舍。如果他一日比一日的更發財，他當要獲得馬，僕，花園和草地，他對土地使用的需要常同他的財富的要求共進步。在我現住的這

個城市裏面有一人——到處都可找着的這一類人——常煨他自己的豆和煎他自己的鹹肉，但是他現在發財了，住了一所街房，其寬大直佔了整整一區的地帶，其闊綽直可當頭等的旅館，買有兩個或三個的鄉莊，莊內外的空地很寬，一個大養馬場，一所家畜園，和私路等類。現在這一位人，至少也許要千倍，或數千倍於他從前所恃以供給他的需要的土地來供給他的現在的需要了。

因此之故，凡使勞働的生產財富的力量加大的改良或發明，不問他的情狀如何，皆足造成土地的需要之增加，和他的直接產物的需要之增加，由是而迫着耕種的限界下降，正如人口的增加所造成的土地之需要加多一樣。因此之故，每一節省勞働的發明，不問他是蒸汽的耕具、電報、一種已然改良的鎔鑛的方法、一套完全的印刷機、或縫紉機均已有一種增加地租的趨勢。

或把這個真理說的嚴密一點：

各種各樣的財富，因為均是用於土地上的勞働產品，或土地的產品，所以任一勞働力的增加，因為人心不足之故，定被用來獲取更多的財富，由是而增加土地的需要。

如果要想以例說明節省勞働的機械和改良的影響，讓我假定有一個國家，正如在所有文明

的國家裏面一樣，土地均落在一部份的人民手內。讓我們假定人口的增加有個永遠的障礙，不能更往前進，原因在乎赫洛德的法律（Herodian Law）的頒佈或嚴格執行，或在乎安尼貝山特（Annie Besant）的小冊子的流行極廣，又改變了人民的道德的信條和生活的方式。讓這耕種的限界，或生產的限界是在20。因此土地或其他的自然機會，經人工與資本的利用之後，當能生產20的出品，當只覈付給利息和工資的通率不生任何地租；如果其他所有的土地，經同量的人工和資本的利用之後，可生產比較20更多的出品，則此更多之量即是所產生的地租。人口永久不變，只讓該處有許多的發明和改良會節省了用以生產同量財富的勞働和資本的費用的十分之一。現在，或則十分之一的勞働和資本閒着了，結果生產與前一樣，或則十分之一的勞働和資本都被用出去生產了，結果生產致有相對的增添。但這產業的組織，在所有的文明國家裏面都是一樣，都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凡勞働和資本，特別的是勞働，不問僱用的條件怎樣，均急於求人僱用——這種產業的組織是這樣的，即僅僅是些赤手空拳的勞働者，是沒有在這新的配合裏面，要求他們的正當的那一份，又任一生產勞働的節省，最初，至少是到這種的結果，即不是以同量的產物報酬勞働

者較少的工作，而是把有些勞働者擠到工作之外而無任何的酬報。卻說，這種因機械的發明而所獲得之勞働的增加效率，可使那種以18來代表的自然生產力的限點，產生從前在20的生產點上所得收入那樣大。又凡對於財富的無壓的要求，和勞働與資本在求用上的競爭，當能保障生產限界的擴充，且說擴充到18，因此地租便以18與20之間的溢額而增加，此時工資和利息，在數量上當與從前一樣，唯對總生產量的比例，他們卻當比從前更少。那裏當有一種更大的財富之生產量，但地主定得全部的利益，只受暫時的小損失，這點後面要說。

如果發明和改良仍然繼續前進，勞働的效率定必仍然往上增加，又那種須以生產一定成品的勞働和資本必且更被減少。同樣的原因，定將引人以此在生產力上所得之新利益，用以增加更多的財富；耕種的限界由是而再擴充，地租在比例和數量上均有增加，但利息和工資沒有任何增加。因此之故，發明和改良如果繼續進步，因他常常增加勞働的效率，這個耕種的限界必往更低又更低的方面下降，此時即令人口不變，地租亦必常常上進。

我的意思絕不是說耕種限界的降低恰常相當於生產能力的增加，猶如我不是說，這種程序

是種明白而清楚的步驟，在任一特殊的情境裏面，究竟生產的限界的降低，是否搶在生產力之增加的前面，或落在生產力之增加的後面，這個問題據我看來，當視在耕種尚未擴充到更低的限點時候，所能利用之生產面積而定。舉例來說，如果耕種的限界在20，則凡可使十分之九的勞働和資本做出十分之十的產量的各種改良，定不降低耕種的限界到18，假如有一塊生產力為19的地面，在此等着從上等的土地上所節省而得的資本和勞働。在此種狀況裏面，耕種的限界將在19之上停着，又地租則以19與20間之溢額而增加，又工資和利息則以18與19間之溢額而增加。但是，如果介乎20與18間的生產力的地面，以生產力的同等進步，用不完在上等土地上所節省下來的勞働和資本之量，如果同量的勞働和資本急於要求僱用，那末耕種的限界必降到18之下。在這種狀況裏面，地租必比在生產品裏面的這種增加以前所得更多，又工資和利息定比在增加生產力的改良以前更少。

又每一改良所解放出來的勞働，亦不是說完全都在這種從事更多的財富之生產的產業裏面求工作。每一簇新的改良所賜給於社會某部份人以物充欲的更大的能力，定被用來要求閒暇

和役務，正如用來要求財富一樣。有些勞働者因此而遂成爲惰民，有些則由生產的勞働者階級一變而成不生產的勞働階級——依據觀察所得，這種的成份隨着社會的進步而增大。

但是，因爲我現在便要指出一個原因，這個尙未經考慮過的常傾於降低耕種的限界，穩定地租的增加，並使地租超過那耕種的實際限界所應確定的比例的原因，所以現在而去討論這些在耕種限界的向下運動和地租的向上運動裏面的擾亂的部份是不值得的事。我想來寫清楚的只有一件：即人口沒有什麼增加，發明的進步常傾於以生產總量的更大部份送給地主，更少又更少的部份送給勞働和資本。

又因發明的進步沒有限界可以被人指定，所以地租的增大在總生產量之下，亦不能由我們指定任何限界。因爲，如果節省勞働的發明進步無已，直到最完全的境界，而在財富之生產裏面，勞働的必要完全失去，則是，凡地球所能產生的東西均可不費勞働而擒獲之，又耕種的界限定將降至零度。工資沒有，利息沒有，地租則皆有其所有。因爲土地所有主，既然可以不費勞力向自然取得所有的財富，則是勞働資本兩無用了，又他們內中之任一均無方法分享已獲得的財富的一份。又

不問人口如何的小，如果除了地主之外尚有另種的人繼續存在，則他當必受地主的犧牲了——他們或是被養着來替地主供娛樂，或似貧賤的小民，日來受領他們的津貼。

節省勞働的發明最完善的這一點，似乎隔現在很遠，即令達到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點總是發明的進程所日強一日的去接近的。在大不列顛的農區裏面的人口稀薄之地，小農場變爲大農場，而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和達哥他 (Dakota) 的大機械工作的麥田之中，來此觀光的人可以騎行許多哩地，經過浪也似的穀田，不見一人的居住，已然指出了全文明世界所朝宗的最後的目的地。蒸汽的耕具和刈禾的機械，在現代的世界內正在製造大地產 (latifundia)，與那些由國外的戰爭所獲的奴隸，在古代意大利所製造者相等。至於許多的窮人，則被趕出他的故土，逼迫往前衝撞——正如羅馬的農人被逼迫着去加入大城的貧民，或在這些軍團裏面爲了麵包而賣出他們的血液——自他們的眼睛看來，這些節省勞働的發明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又當我們聽見人衆談論工作之際，好像肌肉的疲勞本身亦是令人豔羨之物。

我在上文所說的話，只就普及的發明和改良而言。如發明或改良只歸少數人利用因而取得

特殊的利益，則充此特殊利益之所至，亦並不影響總的財富之分配。此點幾無申述的必要，故凡有
限的獨佔，或由專利的法律造成，或緣旁的如使鐵道電線等有專利性的原因所造成，也是如此。如
此產生的特殊利潤普通雖誤認爲資本的利潤，確是獨佔的益利，此在前章裏面已然加以解釋，且
在他們吸取改良的利益範圍內，不會影響財富的普遍分配。舉例來說，一條鐵道或同類的改良在
減輕運輸費用裏面的利益，或被普散或被獨佔，要看他的運費，或被降低到一種數率僅殼支付所
投資本的官息，或被提得很高可以產出一種超凡的利益，或殼應付建造者或指揮者的盜竊。而地
租或土地的價值則將隨軍費之縮小而陸高，已成人所共知的事實。

正如上文所說，在那些足以提高地租的改良裏面，不僅包含着直接增高生產力的改良，亦且
包含着在政治、習慣和道德上的足以間接增加他的各種改良在內。以物質的動力而論，他們所有
的影響是增加生產力，又正如生產技術的改良相同，他們的利益最後概被地主獨佔。英格蘭之廢
除國家保護關稅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自由的貿易已然很大的增加了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的財富，但不減少貧困。他僅提高地租。又如我們大美的腐化城市的政府，一旦成爲廉潔和儉約的

模範他的實際的效力亦僅在於增加土地的價值不會提高工資亦不會提高利息。

第四章 物質的進步所引起的希望的影響

現在我們已然看見，人口的增加就是傾向於增加地租，又在進步的社會狀態裏面，凡爲勞働生產力增加的原因亦爲增加地租的原因，但他卻不增加工資或利息。又凡所增加的財富的產量，最後均被增加在地租裏面而落入在地主手內；當着改良日進之際，雖然地主而外的個人，可以得到許多的益利，可以掌握已增加之財富一重要部份於手內，可是在這種改良裏面，卻無一物能去增加勞働或資本的一般的酬報。

但是此間尚有未曾說到的一個原因，必須詳加思索以圖說明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勢力。這個原因就是對於土地價值的將來的增多的確望。這些土地的價值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隨着地租的平穩增加而增加，他們又且引人經營投機的買賣，或買佔土地以求高價。這種高價當土地未經買佔之時不能發現。

我們在上文便已假定，正如在地租理論的解釋內，普通所假定，即耕種的實際限界與可謂爲耕種的必需的限界常常一致，——換句話說，我們已然假定耕種之所以擴充到次等生產的限點，只是爲的必需，因爲自然機會在生產力更強之點，已被充分利用過了。

但這，大概只在靜的或進步得很慢的社會裏面纔是這樣，若在進步極速的社會之中，此間快而準的地租的增加，使人相信將來的地租更要增加，則情形不是如斯。在此種社會裏面，因爲確然相信地價的膨漲，結果至於多少的造成地主的聯合，又有佔而不用，希圖增價的趨勢，於是逼着耕種的限界降到比較以生產的必要所需求的限界且更低下。

在所有的進步的社會裏面，這個原因多少必起作用，儘管在英格蘭這種國家內，此間在農業上盛行租種制度，因而這個原因之表現，多半在乎土地的賣售價格上，而少在乎農業的耕種限界上，或實際的地租上。可是在合衆國（United States）的這種社會裏面，使用土地的人如果他是能穀，普通均喜歡據爲私有，又此間可以佔有的土地甚寬，故此原因，以偉大之力量發生作用。

在合衆國的人民所散佈的這塊大陸上，這個原因實甚顯著。人從東部的海濱登程去尋求這

個耕種的限界——此間他可得到不付地租的土地——正如昔人泗渡河水欲求一飲一樣，必需在此一半耕種的隴畝之間，走過很遠的路程，又橫跨肥美的大地，而後始能達到但有土地而無地租的限點之上——以爲宅基的佔領或先佔。因有這種買佔未用的土地希圖將來增價的投機事業，所以此人（和伴他而存在的耕種的限界）便被逼迫着走了一段如無買佔便無須走的路。又當他住定了的時候，如果他能設，他依次亦要霸佔一塊自己使用不完的土地，因他相信這塊土地不久便是要變成有價值的；因此之故，凡以後隨他來的人，又須被逼迫着走就生產的必須上無須乎走的遙遠，於是耕種的限界更被降的更低，因爲更到愈遠的點上了。

同樣的事件亦可在進步極速的城市裏面被人看見。如果上等的土地關於地位方面，當着次等土地尚未被人利用之際常被盡量使用，那末，一個城市之中必無空地發生，又在繁華的建築裏面我們亦一定找不出可憐的陋屋了。這些地基，儘管內中有的極有價值，但被佔着不用，或不把他來盡量使用，因爲他們的主人，缺乏改進他的能力或志願，情願把他們扣着以謀高價，而不肯接收現在願意改良他們的使用價。因爲土地被人佔而不用，或用而不盡其力之故，所以城市的限界便

被降到距離城市中心的極遠之地。

但是當着我們走到發達的城市的四周限界之上——建築的實際限界與農業上的耕種的限界相當——我們當不能找着一種土地可以農田的價值來購買，恰如地租僅被現在的需用決定之際他所發生的地價；但我們當見着離城頗遠的土地均有一種投機的價值，因為人人多相信他在將來定被使用在都會的目的上，並且，由此走到那種不以都會的地租為標準而可購買的土地限界，我們尚須經過可為都會使用的實際限界之外的遠路。

或以另種的事件為證，關於這類的例子在每一地方裏面，都可沒有疑惑的找到。在馬利(Maryland) 縣城裏面，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 的易於出入之地當中，有一帶紅木料的美土。照理，在利用遠距離的林地以為供給舊金山市場之用以前，他定被首先使用了。但他現尚一毛不拔，而從幾哩地外獲得的木料，則每日在鐵道上被人拖曳而走過他的面前，因為他的主人寧願把他扣住以待將來他所能致的高價。就因這塊林地被人扣而不用，所以結果紅木生產的限界便被逼迫降到海岸山脈(Coast Range) 上下這般遠的地帶。礦地當着化為私有的時候，被扣而不用，即令更

貧的礦層已在開掘，這是人所共知的，又在新邦裏面，常遇着許多個人被人喚叫『土地窮』（Land poor）——這是說，他們尙是窮的，有時幾至困頓，因爲他們拚命扣住他們自己所不能使用的土地，而索一種爲人所不能有利的使用他的價格。

現在讓我們重述在前章裏面所引的說明的例證：在20的生產限界之上生產的力量增加發生，使同一的結果可少以十分之一的勞働得到。以上述的各種理由，耕種的限界現在必被降低，又如他是降在18，勞働和資本的酬報定然與在20限界的時候一樣。他究否降到18或甚至迫着而降至更低，則是要看介乎18與20間的生產地面有無存在而定。但是如果這種希冀地租更行漲價的信心，誘勸地主對於20的土地要求地租3，19要求2，18要求1，而以此種條件不能得到對方的承認，他便把他拚命佔住，不許旁人使用，則是生產的地面或許要被縮減到這種程度，即耕種的限界必須降至17或者尙且更低；於是而勞働效率增進之結果，勞働者反比從前得的更少，又利息亦須以同樣的比例迫着往下降低，但地租所增加的比例當比生產的力量所增加的比例更大。

或則我們說他是生產限界的擴充，或則我們說他是把地租的限界帶到生產的限界以外，這

種由於土地的投機而所自來之地租的增加乃是一件大事，故凡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研究財富的分配之理論均不可把他小視。由物質的進步而發生的這種力量，常有以一種的比較進步增加生產物的更大的比率增加地租的趨勢，因此他常有種隨着物質的進步和生產力的增加，不僅在相對上而且在絕對上降低工資的趨勢。就是這種膨漲的力量，在新的國家裏面大力活動，把那些在舊的國家裏面好似老早便存在的社會病帶給他們享受；就是這種力量在肥美的土壤上產生流丐，在半荒的土壤上培養窮困。

簡單的說，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面，凡屬土地價值的普遍而恆定的進步，必然產生額外的一種趨勢的進步，這種進步在貨物上當着任一普遍而恆定的原因在向着增加他們的價值方面活動的時候，可被看見。在南方同盟(Southern Confederacy)的末期的時候，貨幣跌價極其顯著，甚至今日可買的貨物明日便可賣高價，此種事實提高物價比較貨幣跌價更快，今日物質的進步所生產的土地價值的穩定的增加，其以全力加增這種趨勢的速度比較貨幣增加物價尙且更進一步。我們看見這個第二的原因，在這些新社會中所盛行的土地投機的狂熱裏面充分活動。

在貨物中限制投機的原因，即增加物價於以增加供給的趨勢，不能限制土地價值的投機的膨漲，因為土地是有固定的數量，非人力所能增多或減少；但是土地的價格在那勞動和資本所需要來用做從事生產的最低條件裏面，亦有一種限界。如果工資可以降至零度，那末，地租當可獨吞總生產品的全部。但是工資不能永遠的降到勞動所認許以工作和再生產的限點以下，又利息亦不能降到資本能用在生產上的限點以下，故地租的投機的漲價亦有一種限界為之限制。所以投機的行動，不能在工資和利息已然接近最低限的國家裏面而有如在超過此最低限的許多國家裏面那樣提高地租的本事。可是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地租之投機的漲高，常有超過使生產停止的限界的趨勢，我想，此在產業停滯的循環季節裏面，表現的甚為顯著——這點在第二編內行將詳加討論。

第五編 這個問題解決了

第一章 工業恐慌常常發作的重要原因

我們的長期研究是告終了。而今可以整列研究所得的結果。

從工業的恐慌爲始，恁多的用來解釋他的學說。不是彼此衝突的便是自己衝突的。

研究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在一方面如何減少資本和勞働的酬報，在他方面如何阻礙生產，我想，必然要得到這個結論，即謂，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是這些周期的工業恐慌的主要原因，這些恐慌卽是似乎日易出現於每一文明國家，或所有的文明國家的工業恐慌。

我不是說此外便無其他的相近的原因。生產組織的錯綜和複雜，日進一日，致使每一震動或停滯影響日大；貨幣的根本弱點，正當最需要他的時候反卻少了。較簡單的商業信用制度比較任何種貨幣更是交通的線索和媒介，而在數量上有很大的變動；保護的關稅阻礙生產動力的交互活動，此外還有其他的種種類似的原因，他們都是沒有疑問的造成和助長所謂凋零的市況。但是就原理的思考和現象的觀察，原始的大原因必須在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上去找，這是顯然的。在上章裏面我會指出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超於強迫耕種的限界或生產的限界逸出他的通常的限度之外，因此強迫勞働和資本接收較少的收入，或（這是他們反抗這種趨勢的唯一

方法)停止生產的工作。卻說,工資和利息以地租投機騰貴之故,被人壓下,凡屬勞働和資本都要起而反抗,這不僅是自然而然的,並且他們爲了自衛起見亦必起而奮拒,因爲收入而降過了他的最低限,勞働便不能生存,資本便不能維繫。因此之故,從土地的投機買賣上,我們可以推知這些循環倚伏的工業恐慌的現象。

假令有一進步的社會,此中人口逐日增多,改良日新月異,土地價值必常增進。這種穩定的增高,自然誘人投機,因爲他們預料將來地價必增,又土地的價值,在現存的狀態之下,原有一種限界,於此取其習常的收入留付資本與勞働,但現在亦被提高到限界以外去了。因此之故,生產忽趨停滯。這不是說在生產上有種必然的或或然的絕對的減少;而是說在進步的社會裏面確有一種等於在靜止的社會裏面生產上的絕對減少——在生產內沒有比例的增加,因爲新添的勞働和資本在通常的數率上,不能找着僱用。

生產的停頓發現於某某幾點上,他必然表現在工業的網狀組織的其他諸點上,而爲一種需要的停頓,且阻礙生產,由是而這種生產上的僵局,立即影響工商業的全部組織,結果,到處地方都

在產生交易和生產的局部停頓，因而造成一種反常的現象，有人把他叫做過度生產，有人把他喚做過度消費，這只是觀點不同之故。

由此而發生之工業恐慌的季節，當要繼續延長，直到（1）在地租裏面的投機的騰貴已然不見；或（2）因人口的增加和改良的進步，勞動效率大有增加，致使通常的地租線趕到投機的地租線；或（3）資本和勞工情願屈服於更低的報酬之下而為生產之事。或大概這是最可靠的，即所有這三個原因通通聯合攏來造成一種均衡的局面，於此所有的生產的力量再行參加生產活動，因而活動之期再至；此後地租再行增加，投機的騰貴再現，生產再受阻礙，因而工業恐慌之循環再轉。

生產制度之完密和複雜是近代文明的特質，所以在近代的生產制度裏面，竟找不出一個孑然獨立的社會，唯有以地域或政治為區別的社會，摻雜和混合他們工業的組織，在各異的和變換的方法裏面，所以我們不要希望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呈露的因果之事有如在那些造成一種完整的和清楚的工業單位的社會之中，和在較單純的產業進展裏面那樣清楚和確定；但是在實際上，這種為一盛一衰的季節所代表的現象，與我們從那地租的投機的騰貴上所推出的那些現象一致。

演繹法指出這種實際的現象，係由這個原理推論而得。如果我們倒轉這種程序則用歸納的方法去探尋這種現象，亦不難得到這種理論。

這些恐慌的季節常緊接着投機和活動的季節，故無論在何方面，此二者間的關係都是存在的——恐慌認為是這種投機買賣的反動，恰如早晨的頭痛是由夜間的放肆一樣。但是關於因投機而來之恐慌現象的原因，共有兩種學派的意見，此為大西洋兩岸用以解釋工業恐慌的嘗試所表現。

有一派的學說說，投機造成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造成工業恐慌，而以貨棧內之積貨不能以獲利之價格而售銷，工廠關閉或工作時間減半，鑛山休業，汽船停駛，銀行裏的金錢沒處用，工人逼着失業和貧乏，凡此種種的事實均是生產超過消費的需要的鐵證，他們又說當着政府在戰爭中，在市場上，形成一巨大之消費人的時候，買賣反而異常興盛，如合衆國在內戰中，英格蘭在拿破崙的決鬪內。

其他一派學說說，產業的恐慌係因投機所造成之過度消費所引起的現象，因以充實的貨棧，

生鏽的汽船，關閉之工場，和失業的工人皆爲有效的需要停止的證據，他們說，這是由於人民因虛偽的繁榮而浪費，以致支出超過收入，現在不得不講擰節——換句話說，他們不得不消費較少的財富。他們亦且指出那些因戰爭，因不獲利的鐵路之修造，因借給破產政府的債款等類而所自來之巨大財富的消費，認爲是種浪費，在當時雖然感覺不到，但現在卻須以減低的消費來彌補，正如浪費人在浪費的時候不覺他的財富之薄弱一樣。

卻說，這兩學說的每派均只能表明全體真實的一面，而不能包括真實的兩面，從現象的解釋上說，每派都是一樣的悖謬之極。

因爲當着大部的民衆需要得到比較他所能得的財富更多的時候，又當着他們願以財富的基礎和原料——他們的勞働——易取他的時候，如何能說生產過多？又當生產的機械廢墜，生產的工人失業，如何能說消費過多？

當着需要消費更多之物的時候，則有能力和志願去生產更多的財富，工業和商業的僵局概不能歸咎於過多之生產或過多之消費。明明白白的，這個困難是生產和消費不能彼此適合和滿

足。

但是這種不能是怎樣來的呢？明明白白的，又爲大家所公認的是由投機的結果。但是在什麼方面的投機呢？

當然不是在勞働生產品方面的投機了——卽不是在農業或礦業的生產品或製造品上的投機，因爲在這些事物上面的投機的影響，只是調和供給與需要，和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均衡，正與在機械中的節動輪相同，這種影響在時下的著作裏面已然說的很好，所以我便無須舉例來說明了。

因此之故，如果投機是工業恐慌的原因，那末，在勞働生產品裏面的投機必不是他的原因，他必是在一種輔助勞働生產財富的必需工具裏面的投機，——他必是在一種固定的東西裏面的投機，換句話說，他必是在土地裏面的投機。

土地的投機在合衆國 (United States) 裏面確是工業恐慌的原因。在每一工業活動的時期裏，土地的價值已然穩定的上昇，又投機的買賣把他們帶着飛騰而上，一直至於最高度。接着便

是生產的局部停頓，又他的連帶而生之物，有效的要求的停頓（蕭條的貿易），普通均是以商業的失敗隨其後；接着又來了一段比較沉悶的時期，在此時期之中，均衡的狀態慢慢恢復，輪迴又再開始動作。這種關係在文明世界裏面都可看見。工業活動的時期常因土地價值的投機而達到最高點，接着便有生產阻滯的朕兆，此種朕兆，最初總是在地價騰貴的最大新國家內由需要的停頓表現出來。

這些恐慌的時期此必是他的重要的解釋，當可以事實之分析見之。

所有的貿易，請把他記在心上，都是物與物相交易，因此之故，凡為貿易衰敗特徵的某種貨物之需要停頓，即為其他貨物之供給停頓。販賣商覺得他們的銷路減少，製造家覺得他們的定單減少，但他們所要賣的，或準備是要造的，都是社會大部所欲要的貨物，凡此兩種相反的關係，僅足表示那些在貿易中須要用以交換他們的別種貨物之供給已然減少。在普遍談話中，我們說「買者沒有錢」或「錢是變少了」，但是在此一說法裏面，我們實忘記了金錢只是交易的媒介啊。所謂買者真正所欠缺的不是金錢，而是可以換成金錢的貨物——真是比前更少之物卻為某種的產

物。消費人的有效的需要的減少，只是生產減少的結果。

在一個工業都市裏面，當着工廠關門和工人失業的時候，店主把這點看得明明白白。就是生產的停頓，剝奪了工人恃以用來買物的工具，因此貨物的需要便減少了，因此他便留給店主以一種過多的存貨，並逼着他開除他的職員，而減少了他對其他的東西的需要。又這種需要的停頓（自然，我所說的是一般的事件，不是說的由於時尚變遷之原因而來之相對需要的停頓，）使製造家留得過多的存貨和逼着他開除他的工人，亦必以同一的狀態暴露於外，有些地方，這也許是在世界的其他一方，一種在生產內的妨礙可以產生一種消費需要的妨礙。慾望未被滿足而需求減少，指出生產是在有些地方受了妨礙。

人民需要這些製造家所出的產量與從前一樣多的東西，正如工人需要這些店主所必以出賣的東西。但他們的購買力不足了。生產在某種地方已然受阻礙了，又某種東西的供給的停止，即表示對於其他的東西的需要的停止，這種阻礙鬧遍工業和商業的全部結構。且說，產業的尖塔明明白白的是建築在土地上的。須知造成需要各種職業的重要和基本的實業，確是這些吸取財富

於自然的實業，如果我們從此一交易點跟蹤到彼一交易點，又從此一種實業追蹤到彼一種實業，這種表現於購買力之減少的生產的阻礙，最後必被我們找着是存在於某一阻止勞働使用土地的障礙裏面。並且，這種障礙明明白白的是在地租或在土地的價值裏面的投機的騰貴，他所發生的影響，在事實上實等於地主排斥勞働和資本一樣。這種對於生產的打擊，從交錯的產業的基礎上發端，他從交易的此一端傳播到交易的彼一端，供給的停頓變成需要的不及，直到所謂全部的機械通通發生阻障，到處均呈一種勞働失業之象，同時工人則感受欲望的苦痛。

大部份願意作工的工人找不着工作機會，實為一種奇怪的和勉強的現象，大凡能穀組織系統思想的人，均能想到他的真實原因所在。慣見之事雖使我們不去注意，但願意作工的人，為滿足他們的欲望起見，不能找着工作機會，卻是離奇的和不自然的事變——因為，既然勞働是產生財富的工具，則凡欲以勞働交換食物、衣服、或其他任種的財富的人，正如欲以金條易金幣，小麥易麵粉的人一樣。我們討論勞働的供給和勞働的需要，但他們顯而易見的只是相對的符號。勞働的供給到處都是一樣——兩隻手常常借着一張口來到世界之上，即每二十一位男借着二十位女來

此世界；人對勞働的需要必與人對那些唯勞働而後能獲得之物的需要共存。我們說「沒有工作」但明明白白的，不是說當着欲望繼續的時候工作反而短欠，明明白白的，當着民人缺乏勞働生產物而感痛苦的時候，絕不能有勞働的供給太大，或勞働的需求亦不能太小之事。這個真正的困難必是供給受了阻礙不能去滿足需求，有的地方發生障礙，阻止勞働去生產勞働者所欲要的物件。

請把羣衆裏面一個失業人爲例，雖然他不知道馬爾薩斯 (Malthus)，但在他的眼睛看來，世界上的人實是太多。在他自己的欲望裏面，在他的焦急了的妻室的急需裏面，或在他的半照護的，甚至餓得抖的小孩的需要裏面，對於勞働實是有需要的，上帝曉得！在他的欣然從事工作的兩手裏面便是供給。把他放存一個荒涼的孤島上，雖然他與那些能殼增加人的生產力的文明世界的合作、聯合和機械脫離關係，可是他的兩手可以餬口，又可使倚靠他的背膊常常溫暖。可是在生產力發達極高之地，他們則不能殼爲了什麼原故豈不是因爲在此一場合之內，他得取用物質和自然的能力，而在另一場合裏面，他不能殼嗎？

勞働因此而不得接近自然的事實，豈不是只他可以解釋那些願意以他們的勞働供給他們自己的欲望的勞働者的失業嗎？此一組人被人強迫而休業的緊接原因，可以是彼一組人對於他們所生產的特殊之物的需要發生停頓，但從此一點追到彼一點，此一職業追到彼一職業，你當發現在此一職業上的強迫休業，是以其他一職業上強迫休業為原因，又在所有的職業上產生沉悶的僵局，不能聽便人說，是從勞働之供給太大或勞働之需要太大所致，而必由於那滿足欲望和勞働的目的物之供給不能與需要適合。

卻說，使勞働能發生生產這些事物的必要工具，乃是土地。當着我們說勞働創造財富的時候，我們只是說在比喻上如是。人不能創造一物。全體的人類，即令永遠工作，不能創造極細的浮在日光裏面的微塵——不能使此圓轉的地球增一微塵之重，或少一微塵之輕。在生產財富裏面，勞働，以得自然力的幫助，只以前存的物質造成人所欲要的形式，又人如去生產財富，必因此故，而與這種物質和這些動力接近——換句話說，就是土地。土地是所有財富的淵源。他是礦石之所由出的礦山，勞働只在形式上變更之。他是實質，勞働只給他以形貌。因此之故，當着勞働不能滿足他的欲望

的時候，我們可否推論除了勞働不能親近土地外沒有別的原故？

當着在所有的職業內，有我們所喚做的僱傭稀少之事；當着勞働，無論在什麼地方廢棄，而使欲望不得滿足的時候，豈必不是那阻止勞働生產他所需要的財富的障礙伏於產業組織的基礎上嗎？這個基礎便是土地。製女帽的人，製造光學器械的人，鍍金工人，和磨擦木類或金屬的工人並非新殖民地上的開墾人。鑛業工人不能因為製靴工人，裁縫工人，機械工人，和印刷工人都，在該處，而到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或澳大利亞 (Australia)。但是這些職業追隨鑛業工人，正如他們現在跟着掘金的人而到黑山 (Black Hills)，或跟着採掘金剛鑽的人而到南阿非利加 (South Africa) 洲。開店的人並非農夫的原因，而農夫卻是開店的人的原因。發達這個國家的不是城市的發達，但是國家的發達促進城市的發達。因此之故，當着在所有的職業內，人願意作工但找不着工作機會的時候，這個困難必發生在那種創造一切職業的需要的職業內——他必是因為勞働被排斥在土地之外。

在黎芝 (Leeds) 或羅威爾 (Lowell)，在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或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在倫敦 (London) 或紐約 (New York) 如果要去看清此件倒須先抓住一些基本原則；但在產業的發達尚沒有這麼複雜，又當着鎖索兩端的連環圈亦還沒有分散得這麼遠的時候，則只須觀察顯明的事實，此外什麼都用不着。例如舊金山這城市，年紀雖然尚還不到三十，但她無論在人口上的重要，或在商業上的重要，都已列入世界大城的名字裏面，又他是美國城市中最堪稱爲首都的城市，僅僅次於紐約的地位。雖然她的年紀尚不到三十歲，但她之有銳增的大量失業的工人已然是有幾年了。明明白白的，這是因爲人們在此地方找不着僱傭機會，所以在此城市裏面，纔有恁多失業的人衆；因爲當着秋收的時候，他們結隊而出，當着秋收過了的時候，他們結隊而復歸於城市。如果現在這些失業的工人，正從土地生產財富，他們不但能穀自用並能僱傭所有這個城市裏面的工匠，因爲他們長期照僱店主，向商人交買賣，到戲園裏聽戲，購閱新聞紙並在上面登廣告——創造有效的需要，足以影響新英格蘭和舊英格蘭的視聽，又當着他們有工具來買貨的時候，無論從世界上什麼地方運來的貨，此一人口均可消費。

且說，爲什麼失業的勞働不能把他們用在土地之上呢？不是土地通用完了。雖然在老的國家

裏面有種人口過多的標記，現在在舊金山裏面，也在開始露面，但在她所有的自然的資源比較法蘭西還大，而居民尚且不到一百萬的一省裏面說是人口過多未免笑話。在舊金山的幾英里內未曾有使用的土地。可以使每一尋找職業的人得到工作。我不是說，每位失業的人如果他有此地，便能變成農夫，或替他自己修造一所房子，但有穀多的人能穀而且會要變成農夫或自起一所房子，使其餘者均有職業。然則是什麼阻止勞働用力於這塊土地之上呢？僅是這塊土地被買佔了並被買佔者以投機的價值估定他的價值，這種價值不是根本於現在的價值。而是根本於將來人口增加後所將發生的增益的價值。

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裏面凡願去觀察即可被觀察的事實，即在其他的地方亦是顯而易見，一點也沒疑問。

一八七二年在合衆國裏面第一次暴露出來，又以多少的密度蔓延於文明世界裏面的這種商業和工業的恐慌，大半被人視為鐵道制度過度擴充所致，實則那裏也有許多事件似足表示與他有關係。我很知道，凡關於鐵路的建造，如在實際需要之前，實可使資本與勞働從更生產的使用

轉爲次生產的使用，且使社會不更富足而更窮困；又當着鐵道狂極高之際，我已曾把此點在一向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的人民宣播的論文上，指出來說過；（註一）但如以此廣大的工產之停頓歸罪於資本之耗費，自我看來，恰如以奇低的海潮歸罪於多取出了幾桶水一樣。在南北美戰爭期中，勞働與資本之耗費比較不必需的鐵道建築的耗費，不知要大多少倍，但卻沒有發生此種險象。當着這個恐慌的特徵已是尋求僱用的資本與勞働過多的時候，以此工業之恐慌歸罪於在鐵道上資本與勞働之耗費，簡直沒有意義。

可是在鐵道的建造和工業的恐慌之間，卻有一種關係，大凡知道土地價值騰貴之意義，並知道鐵道修造所及於土地投機之影響的人士，均可易於看見。無論在什麼地方，鐵道一經建築成功或計畫就緒，土地價值在投機買賣之下必然飛奔直上，於是而資本與勞働便須被人敵索，多以金元數百萬（一次付清或分次付清）付給名義的價值，以爲前去工作和產生財富的代價。這必然的結果是阻礙生產，而此生產上之阻礙結局定爲一種需要之停頓，這種阻礙生產之影響及於交易循環之全周，而在商務遍於全文明世界的工業國家的中心裏面，他更以累進的力量而活動。

這個原因的許多重要活動，或許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可被看得更透，因從他的比較孤獨的地位上，他已然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界線分明的社會。

在最近十年內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以工業的活動顯著於世，直到幾近他的終了時候，這種工業的活動與當着戰爭和南方諸埠被封鎖，結果成爲工業的解體和交易的停頓被人注意的時候，其在北部諸州 (Northern States) 裏面，實則是在全文明世界裏面，所表現的工產的蓬勃之象一樣。這種活動的現象不能歸功於通貨之激增，或中央政府之浪費，在東部諸州裏面，這種同時期的比較活動的現象，嗣後即被人歸功於此二事；因爲，不顧法償紙幣的法律怎樣，這太平洋沿岸 (Pacific Ocean) 總是固執使用一種硬幣，而聯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的賦稅所收入的實比他所在聯邦費用中所還出的多得多。他只能歸功於通常的原因，因爲沙金之採取雖然下降，然因內華達 (Nevada) 之銀鑛開發，小麥和羊毛在出口貿易表上正起而代替黃金的位置，又那日往上增的人口和生產交易方法之改進，總是穩定的增加勞働的效率。

土地價值之穩定的騰貴隨着物質的進步而進步。這種穩定的騰貴產生一種投機的騰貴，他

以鐵道之紀元在各方面提高土地的價值。如果加里佛尼亞的人口，當着這條既長且費兼爲熱症所常蒞臨的伊斯馬斯 (Isthmus) 的路程，方爲他與大西洋諸州 (Atlantic States) 的交通上的重要之具的時候，都是穩定的日往上進，那末，當着那條能把紐約 (New York) 港和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灣的交通縮短在七日的安適旅行之內的大道被人打開的時候，又當着這州自己裏面的火車代替了公共馬車和貨車的時候，他必尚有巨大的增加，人多以爲如斯。這種當會如此增加的所希望的土地價值的增高，預先便被貼現了。在舊金山邊境上的地區騰貴百分之百和千，又耕地則被佔據並且高擡市價，無論在什麼方向，凡爲一個移民大概欲去之地都是這種現象。

但所預料的移民的進入並未成爲事實。勞動和資本不能付給土地恁多的代價而有良好的酬報。生產受其阻礙雖非絕對，至少亦係相對。橫過北美大陸的鐵道快要成功之際，不但工業不往上勃興，又恐慌的徵兆漸漸開始表現；而當着他完成了的時候，接着一個勃興的時期便來一個萎縮的時期，直到現在尙未完全恢復原狀，在此期中，工資和利息穩定的往下低落。凡經我所稱做的實際的地租線，或耕種的限界，（等於穩進的改良和人口的增加使他繼續上進，雖他比較無此

二事之時進行較慢，) 以此日近投機的地租線，但在進步社會中這種在土地價值中維持投機的騰貴的保守性，則是人所咸知的事。(註二)

卻說，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所經過的事實在合衆國的每一進步的區域裏面已是經過了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鐵道被人修造成功，或被計畫就緒，土地總是事先便被霸佔，而所有的改良的利益均被折短在增添的土地價值內。在地租裏面的這種投機的騰貴於是超過常規的騰貴，因此之故，生產遂受阻挫，要求遂被減少，又勞働和資本遂從與土地有直接關係的職業之上，退轉回來，而以堆積在那土地的價是比較不易看出的因素之職業上。因此之故，鐵道的激劇擴充與隨着來的產業衰敗有關係。

又凡在合衆國所進行的經過，在所有的進步的世界裏面亦以較大或較少的顯明的程度而有同樣的經過。無論在什麼地方，土地的價值已然穩定的隨着物質的進步而增加，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增加都引起了一種投機的騰貴。這個根本原因的撞擊力不僅從本聯合國的新的區域衝到舊的區域，從合衆國衝到歐洲，且無論什麼地方，他都在那兒起作用。因此之故，一種世界大

的工商業的恐慌，乃係來自一種世界大的物質的進步。

在把這些工產的恐慌歸咎於在地租或在土地價值裏面的這種投機的騰貴，以為他的根本原因，似覺把有一件事忽略了。如此一種原因的活動，雖然可以是快的，但必是累進的——好像一種壓力，不像一種打擊。但是這些工業的恐慌覺得是突如其來的——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便具有急病的特性，隨着便是一種比較的昏睡，恍如精力枯竭之象。萬事覺得進行如常，商業和工業興盛和展進，此時忽然來了一種震盪，恍如青天霹靂一樣——一個銀行關門，一大製造家或商人失敗，又如一種打擊已然震徹了工業組織的全部，失敗接着失敗，又無論在何方面，工人多被解僱，又資本退縮，但求沒有利潤的安全。

讓我來解釋我於此點所想的道理：但欲做這樣的工作，我們必須考慮交易所以成功的狀態，因為交易是使形形色色的工業聯成相互關係和相互依靠的組織。使相距很遠的空間和時間的生產人彼此發生交易，必有大量的貨物在貨棧中或轉運上，我在上文已經解釋過資本功用除供給器具和種籽外，此項作用我視做資本的功用，這些交易是，或許不得不如是，大部成就在信用制

度上——換句話說，即當報酬尚未向彼方接到的時候，此方便須墊付出去。

卻說，不必坐着去追問這些原因，這些預付的事情，在原理上總是從組織最高和最後發達的工業到更基本的工業。例如西岸的阿非利加洲（West Coast Africa），凡以棕樹油和椰子交易美麗的棉布和北明翰（Birmingham）偶像的人立即得到他的益利；反之，英格蘭的商人在他得到他的利益以前，很早便須墊付他的商貨出去。農人一經收穫，能穀出買他的收成，並賣現錢；大製造家必有大批成貨，送給很遠的經紀人，又普通都是先期出賣後期收錢。由此觀之，因為墊給和信用，普通都是從我們所謂後起的工業到我們所可謂為基本的工業，所以凡一從後者發生之生產的阻礙當不立即在前者之上表現。墊給和信用造成宛如一種有彈力的連結，在斷了以前他有相當的讓步，但是當他斷了的時候，則是斷於瞬息。

或以別的方法說明我的意義：基在（Gizel）的尖塔是磚瓦一層層的造成功的，這個底下的一層，自然撐持所有其餘的各層。如果我們能用某種的方法，漸漸將他的底層收縮，最初尖塔頂上的一部必且尙能一時維繫，但嗣後地心的吸力戰勝了物質的黏力，當不是慢慢的和規則的降下

來的，而必是立刻墜下，撞成塊碎。現在產業的組織可以比之於尖塔。在社會進展的一定階段裏面，究竟各種的工業以什麼比例彼此結合呢？這自然是很難說或是不能說的，但是那裏卻有一種比例，正如印字工人的活字，他在各種字體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一樣，這是顯而可見的事。每一工業的樣式，因為他是被分工發展出來的，所以都是從其他的工業發源而來的，或以其他的工業為根據，孑然高聳於外，但所有的工業最後都是倚靠土地；因為沒有土地，勞働便無用力之地，正如一人在空虛無物的空間內不能有所作為一樣。使此說明切合進步國家的境地，試想有一尖塔是為重壓的層次所組織而成的——這個全部常常長進和擴大。試想挨着地面這一層的成长受阻礙了。其他的層次在一個時候繼續往前擴大——在事實上，在此頃刻的時候，這種趨勢定當加快擴大的速度，因為這種活動的力量既然不許他在挨着地面的一層活動，他必力求在那些上層裏面去找出路——直到最後，上重下輕失其均勢，全部尖塔立時崩潰。

工業恐慌中所常表現的，恍若急病的重要原因和大概趨勢，他在近代的社會生活裏面，已成一種顯著的標誌。我想現在是以此而解釋清楚了。又讀者切請記着我們去尋求的，抑或在事實上

我們所能尋求得很正確的，只是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和大概趨勢。政治經濟學所能研究並須去研究的只是普通的趨勢。這種支節的力量是如此其繁多，原動和反動如此其複雜，所以這個現象的確性質是不能預測的。我們知道樹身被人斬斷定歸傾倒，但樹幹究往那一方面傾倒呢？樹枝的伸張，斬伐的衝擊，風的方向和力量，又即小鳥輕落於一枝，或一個受驚的松鼠從此一大樹枝跳到彼一大樹枝的震動，都有他的勢力在內。人皆知道，謾罵之語可以激起吾人胸中的忿恨，但是這種忿恨有好大並以什麼狀態暴露於外，當必統觀人的全體構造和他的今昔的境遇。

我所用來說明這些工業衰敗的原因和解釋這些工業恐慌的要點的理論，與在流行的財富分配的理論裏面這些用來說明他們的自相矛盾的或互相衝突的理論，是顯然有區別的。在地租和土地價值內有種投機的騰貴，如出一轍的走在每次工業恐慌時期的前面，到處都可看見。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凡研究勞働土地間的關係的人都看得見。

現在工業的恐慌正進行他自己的路線，一種新的均衡的狀態正依上文所說的方法又成立了，他的結果當為另一個比較活動的時季，可在合衆國內表現。這個常規的地租線和投機的地

租線常被下述的這些經濟變動使爲一致：(1)投機的土地價值的下落，此在重要城市中在地租的減小和不動產的價值的縮小裏面，顯而易見。(2)勞働的增益的效率，此由人口的增加和新發明的利用而來，在他們內中有些有如蒸汽之使用這麼重要，我們似覺便要得到。(3)工資和利息的日常標準的降低，在利息方面，如被政府借款交涉所表明的百分之四；在工資方面，實太明白，無須例述。當着均衡的狀態這麼再樹立的時候，新活潑的時期（送終在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最高點上）當即再至。(註三)但是工資和利息當不能恢復他們的所失的地位。這些擺動或波浪也似的進動，他的純結果就是強迫工資和利息降到他們的最低度。這些臨時的和常到的恐慌，在事實上，正如在開宗明義第一章上所被注意到的一樣，但表現那隨着物質的進步以俱來的普通變動之強烈的現象。

(註一) 津貼問題和國民黨，一八七一 (The Subsidy Ques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1871)。

(註二) 在一個希望大的新國家內，不動產的投機的價格將如何被人維持乎，說起來真是駭人。我們通常聽着這一句話，『此間沒有不動產的市場；什麼價格你都賣之不出，』可是，同時，如果你要買他，除非你找着了一位絕對的被迫着要賣的人，你必付以當着投機極高之際所盛行的價格。因爲所有主相信土地的價值最後必然騰貴，苟能一息保存絕對不

肯賤賣。

(註三) 這是一年前寫的。現在(一八七九年七月)他是明顯了，正如上文之所預誌，新的活動的時期已然開始表現，又在紐約(New York)和芝加哥(Chicago)裏面不動產的價格已然開始恢復。

第二章 在財富日增之中貧困的繼續發生

這個大問題，(工業恐慌的循環節季只是他的特殊表現)我想現在是完全解決了，又此在全世界上驚動了慈善家，絞昏了政治家，又以無限的奧霧疑雲籠罩着即此最近步的種族的將來，又把我們所慣愛喚做進步的真正的和最後的目的弄得莫名其妙的這個社會現象，現在是被說明了。

爲什麼生產的力量如此進步，工資反有降到那僅足令人維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趨勢呢？這個理由是，生產的力量雖然增加，但地租增加的比例更快，由是而產生了一種壓下工資的常定的趨勢。

無論在任何方面，舉凡文化進步的直接趨勢，都是增加人的勞働滿足欲望的力量——永絕貧困，消除不足，和消除不足的恐懼。所有的進步的恩澤，所有的進步社會所歧求的恩澤均以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改良物質的（而結果是智慧和道德的）狀態，以爲他們的直接的和自然的結果。人口的增進，交易的加多和擴大，科學的發明，發明的進路，教育的普及，政治的進步，風尚的改良，如把他們視爲物質的力量，均有增加勞働生產力的直接趨勢——不是某種的勞働而是所有的勞働；不是在工業的某幾部份裏面，而是在工業的各部裏面；因爲在社會中財富生產的公律乃是『一而概百，百而概一』的公律。

但是進步的文化，這麼給與人類的恩澤，卻非勞働所能收獲，因爲他們已被攔路搶劫去了。土地是勞働所必需的，但被化爲私有，所以每一勞働生產力的增加，均被增加到地租去了——勞働爲了獲得利用地力的機會，這種代價必須支付。所有的以進步的進程所獲得的好處都被土地所有主賺去了，工資不會增加。工資不能增加；因爲勞働的報酬越多，則勞働對於他所借以獲得此種報酬的機會所支付的代價越多。僅以一個勞働者的資格，對於生產能力的普遍進步沒有什麼利

益，恰如古巴（Cuban）的奴隸對於白糖的漲價沒有什麼利益一樣。正因糖價的騰貴以能引誘主人趕他得更厲害，可使奴隸的狀態更壞，所以自由勞働者的境地，可被他的勞働生產力之增加，積極的和相對的都弄得更壞。因為投機的趨勢係因地租的繼續騰貴而產生，這種趨勢又把地租推着更往前進，致將將來的改良的效果先取了一部份去了，由是而有將工資降到奴隸工資的趨勢，但常態的地租之騰貴尚不至於發生此種現象。

在生產的能力裏面所有進步的利益由是而被掠奪去了，勞働易受文化進步的壞處而不能分享他的好處，並有降低自由勞働者的地位，使到不可救藥的和不及格的奴隸狀態的趨勢。

因為所有的伴着文明進步以俱來的增加生產力的改良，均必需要一種更細密的分工，又勞働者全部的效率的增加，乃係犧牲各部的獨立的性質的結果。即供給最普通的欲望所需用的各種程序，其為個別勞働者所得到的知識和技能，亦只係他們內中的極微細的一部份。一個生番部落的勞働產物的總量雖然少，但每人尚有一種獨立的生活。他能設建造他自己的住所，刻釘他自己的木船，裁縫他自己的衣服，製造他自己的武器、羅網、器具、裝飾。他有為他的部落所有的自然的

全部知識——知道什麼植物宜於食料，又何處可以將他們發現；知道獸鳥魚蟲的習慣和他們的常遊之地；能殼以日星，以樹花，來做他自己行動的指標；總括來說，能殼滿足所有他自己的欲望。他可以與他的夥伴分開，但是仍能爲生，因是他有一種獨立的權力，使他能以一種自由締約人的資格，與他所處的社會發生關係。

以文明社會中處境最壞的勞働者與此生番比較，很可看出前者的生命僅用以製造一物，尤其普通的，是僅用以製造一物之中的極微細的部份，這些部份是那組成社會財富之物和僅用以供給最簡單的欲望之物的極細微的部份；他不但不能製造工作所需的器具，亦且常以他所不能有並永沒有有的希望的器具而工作。他所作的工作更緊張更繼續，然所得不比生番多，——僅是生命的必需之物——但他卻無生番的獨立。他不但不能使用他自己的所有力量，直接去滿足他自己的需要，且無其他許多的人的協力，他亦不能使用他們去間接的滿足他的欲望。在生產人和消費人的練子上，他只是內中的一圈，如果他們不動，他便沒法離開和移動。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壞了；他倚靠社會的成份愈多；他愈不能替他自己作東西。他那用以滿足他的欲望的勞働的力量，

已然不受他自己的節制，而可被他人的行動把他取開或恢復，正如太陽系之轉動，非他（指勞働者）的勢力所能及而為客觀的原因所支配。這種根本的禍害被人視為一種恩惠，人所想的，說的，喧嚷的，和立法的，都似以為單調的筋肉勞働自己是善不是惡，是目的不是方法。在這種情境之下，人失掉人的重要的性質——神也似的改變和操縱處境的能力。他變成了奴隸，機械和商貨——一種在有些地方比獸還不如的東西。

我不是盲目的野蠻狀態的贊美者。我的觀念不是從盧梭（Rousseau），謝多勃良（Chateaubriand）或庫柏（Cooper）所得的天真爛漫的自然兒的觀念。我知道他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貧乏，他的卑下和狹窄的生存之地。我相信文明不但是人的自然的幸運，他且是人的所有的力量的解放，進步，和精緻的狀態，我想他只有在這種狀態裏面，纔可引人妬羨反芻的牛，而人則只有被文明解放之後，纔會望着野蠻狀態而悔恨。但是固然，我想沒有一位睜開眼睛去看事實的人能設反對這個結論，即在我們的文明的中心裏面，大部份的階級都非真正的野蠻人所願出價去買的。我的堅決的意見是，如果一人站在入生命之門的門限上，讓他去選擇德爾佛伊哥（Tierra del

Fuego的生命，澳大利亞 (Australia) 的黑奴的生命，北寒帶 (Arctic Circle) 的厄斯快馬克 (Esquimaux) 的生命，或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如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裏面的最下層階級的生命，他會去選擇一生番的命運使他得到無限的更好的命運。因為這些居於財富之中而身受不足之苦的階級，舉凡生番所有的苦惱，他們都嘗遍了，然而他的身體自由之感則無有也；他們被人讞定要受比較生番尚不如的狹隘和渺少，然而他的發揚樸素品德之機會，他們則皆不能得到；如果他們的視線擴大，但只見着許多為他們所不能享受的福利。

有的人或許以為我的話說的大過分了，只因未曾身歷其苦，故不了解那些屈伏於現代文明鐵蹄下的階級真實處境。正如德托克維爾 (De Tocqueville) 在他寫給斯味欽 (Mme Swetchine) 的一封信上所說：『無論何種過惡，如果他所經過的時間越長，則他對此身受之人便是越變越大，同時旁觀的人對他便覺越變越少，這種過惡，我們因習慣了貧乏的苦惱，遂至不覺他是過惡了。』在現在的城市裏面，貧窮的階級和犯罪的階級到處存在，青年的女孩靠縫紉謀生活，橫身冷的抖顫，破衣赤足的小孩在街道裏面做家，然而金錢則照例的聚斂攏來，送遣教士於異教徒！送遣教士

於異教徒！如果不是這樣悲慘，人當覺其可笑了。巴力(Baal)不再伸出他的可怕的，鱗鱗的膀臂，但在基督教的土地上，母親爲了安葬費而殺死他們的幼稚的兒童。從記載生番生活的信史中，如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的公式文件裏面，在衛生委員會的報告和研究貧勞的調查裏面所發現的這種描寫卑賤的記載！我欲究詰其確實性。

我所提掣的這點簡單的學理，（如果他能殼叫做一種只在認識最顯明的關係的學理）說明了爲什麼貧窮與殷富，低工資和高生產能力，連在一道發現，爲什麼在光明之中有黑暗，在政治自由之中有奴隸狀態。他調和了如果捨了這種學理便覺煩難的事實，乃因他是從一個普遍的和真實的公律所流演下來的結果，他找着了如果沒有了他便覺複雜和矛盾的現象其間所存在的關係和連絡。他解釋了爲什麼利息和工資新國比舊國爲高，雖然平均的產量與積合的產量均低。他解釋了爲什麼增加勞動與資本的各種改良既不能增加利息又不能增加工資。他解釋了普通所謂資本與勞力之間的衝突，同時證明了他倆之間的利害的一致。他推翻了保護貿易的最後一寸的地盤，同時又指出了爲什麼自由貿易不能永遠有利於工人階級。他解釋了爲什麼不足與殷

富同進步，而財富的總量則有日增月進的趨勢。他解釋了工業的按期而至的循環恐慌，但不求助於過度生產或過度消費的妄論。他解釋了可以生產的人的大多數的失業，毀滅了進步社會的生產力，而沒有這種謬誤的假定，這種假定不是說工作的機會太少，即是說做工的人太少。他解釋了機械發明後對於勞動階級的不良影響，但不否認機械使用的自然益利。他解釋了在繁密人口中的罪惡和愁苦，但不把此緣於人的淺見和自私的天性的缺陷歸咎於「至大無外」「至公無我」的公例。

這些解釋與所有的事實相符合。

放眼去看今日的世界。在這些情勢懸異的國家裏面——政治、工業、關稅、貨幣彼此最不一致——你當發現在工人階級中的苦痛；但在財富的中心中，凡你所能發現苦痛與孤獨的地方，你當發現土地被人獨佔；土地不復視為全民的共有財產，但被處置為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因勞動去使用他，故他大部份的收入都是從勞動收入中敲索而得。放眼去看今日的世界，把各自不同的國家相互比較，你當發現工資之高或低，與勞動的生產力和資本之豐富無關；但他卻無不建築在地租

之多寡上，亦即建築在土地獨佔人向勞働的收入所苛索的貢獻之多寡上。新的國家財富之總量少，土地之價值賤，但以比諸財富多而土地貴的國家，豈不是舉世皆知是對於勞動階級更有益利的國家嗎？凡地價相對低的地方，豈不是工資相對高的地方嗎？而地價高的地方豈不是你所發現的工資低的地方嗎？貧困隨着土地價值之增高而日深，又貧困主義亦隨之而發現。在新的殖民地裏面，該地的價值甚賤，但你不曾找着「叫化」又不平等的狀態亦是很小的。在大的城市裏面，土地如此之貴，致以呎度計算，但你卻會發現極端的貧困和奢侈。在社會等級的兩極端之間所存在這種不平等的狀態，可常以土地的價格來權量。紐約的土地，比較舊金山的土地的價值更大；而在紐約裏面，舊金山人可以看見使人驚駭的污濁和卑賤。倫敦的土地比較紐約更有價值；而在倫敦裏面的污濁和卑賤亦比紐約爲壞。

在不同時間裏面去比較同一的國家，這種同一的關係亦是顯而易見。哈蘭 (Hallam) 經了許多調查的結果說，他是信服英格蘭在中古時代的筋肉勞働的工資比較現在還高。不問他所說的是真的或是假的，他們總不比現在好少。在勞働效率裏面的偉大進步，即在農業裏面亦認爲是

百分之七百或八百，在工業裏面幾乎不能計算，但他們都被收在地租裏面去了。依據教授羅哲爾（Professor Rogers）的意見，在英格蘭的農地上的地租，如以金錢計算，比之五百年前，增加了一百二十倍，如以小麥的價值計算增加了十四倍；但建築的土地和礦物的土地的地租這個增加尚且更大。依據福塞特（Fawcett）的估計，英格蘭土地的價值（即已經資本化的租價）現在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或二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換句話說，幾千的英格蘭人民所押收的其餘的人的勞働之價值，如以一八六〇年的南方奴隸的平均價格計算，等於她的全人口的兩倍，假令都是奴隸的話。

在比利時（Belgium）和法蘭德斯（Flanders）在法蘭西（France）和德意志（Germany），農地的地租和賣價在最後這三十年內已然增加了一倍。（註一）總括來說，生產所增的力量到處都增加在土地的價值裏面；沒有一個地方是增加在勞動的價值裏面；因為實際的工資雖然在有些地方已然增加了一些，但是這種增加明明白白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在更多的地方他們已然下落——換句話說，在他已然對於他們有下落的可能的地方——因為那兒有一最低的限界，過

了這個限界勞働者便不能保持他們的原有人數。又無論在什麼地方，工資，視同生產物的一種比例，已然下降了。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英格蘭的工資確因黑瘟病之流行而漲高。可在這些地主想以法律取締工資的努力裏面見之。人口沒有什麼增加，同時並有驚人的減少，結果至減少了勞働的效力，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土地的競爭的減少更且減少地租，又工資膨脹的恁厲害，致以武力與刑律來把他們壓下。與此相反的結果，在英格蘭裏面跟着亨利八世（Henry VIII）王朝土地之獨佔而來，到其一爲公地之圈圍，其二便是在這些龜奴和寄生物裏面瓜分教堂的土地，他們因是而得蔚成大家。這個結果與因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而所致之結果一樣。依據馬爾薩斯（Malthus）（他在他的政治經濟裏面說明了這件事實，並不涉及土地保有法，）在亨利七世的時候半斗麥僅以一日的普通勞働便可買得，在依利薩伯（Elizabeth）的後半世，半斗麥可買三日的普通勞働。我幾不能信，工資之減少能降到這種大的程度；但是普通的工資卻是降低了，又在勞働階級裏面的大苦大難，則可從壯健的遊民的悲嘆中和用以鎮壓他們的法律裏面尋着確鑿的證據。土地的迅

速的被人霸佔，投機的地租線被人帶過通常的地租線，產生遊民和乞丐，正如在合衆國裏面，類似的原因所發生的類似的效果一樣。

休拉丁麥 (Hugh Latimer) 說：『從前租二十鎊或四十鎊一年的土地，現在租五十鎊或一百鎊。我的父親是位農夫，他自己沒有土地；他僅有一個租來的田土，每年至多租金三鎊或四鎊，於此之上，他耕種恁大的部份，致用男人六位。他須照料一百頭羊，我的母親取三十個牛的奶；他是有能力的，他自己和他的馬確會替國王效勞，當他達到這個地步應當領受國王的工資的時候。他送我讀書；他嫁我的姊妹每人五鎊裝奩；他以敬畏上帝之心把他們養大成人。他常款待他的隣居，又以某種恩惠施給貧民。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從這塊田地出來，可是這塊同樣的田地他現在要付十六鎊地租或更多一年，他不復能替他的皇子，替他自己，替他的兒女效勞，亦不能以杯水施貧民。』

謨耳 (Sir Thomas More) 當說到小佃農之被排斥，是地租騰貴的特質的時候，他說『這些窮而可憐的人，男人，婦人，鰥夫，孤兒，寡婦，父母帶着小孩，需要之財多過供給的家長，所有這些的因地租之騰貴而迫着去離開他們的故土，而不知往何處地方去呵。』

從拉丁麥 (Latimers) 和謨耳 (Mores) 的瞎話中——從那位在牛津 (Oxford) 的火刑柱 的烈焰裏面大聲吶喊着『學人呀！利特理院長！』 (Master Ridley) 的剛毅的精神中，和從他那為富貴所不能淫，又為施刑者的斧鉞所不能辱的強而美的態度中，只培養出許許多多的強盜和流氓，犯罪和貧困的羣衆，他們實消損了英格蘭 薔薇花的內心的花瓣和腐蝕了他的花根。

但此如引歷史的例證來說明這個引力的現象一樣。這個原則是同樣的普遍而且明白。地租必然減削工資這個道理非常明白，正如減數越大餘數越少一樣。地租確在減削工資，無論何人，無論住在何地，只消睜開眼珠便能見之。

一八四九年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和一八五二年澳大利亞 的工資之得提高的原因，並非不可思議。他是在那沒有被人佔據的土地上（亦即勞働所得自由使用的土地上）的沙金礦層的發現，結果舊金山 酒店的廚子每月漲到五百金元的工資，結果港灣 裏面的船隻，因為沒有職員和水手眼看逐漸腐朽，卒到最後船主答應支付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奇高的薪金。如果這些金礦是在已然被人佔據的土地上，如果他們立刻便被獨佔以待地租之往上騰貴，則是當日之漲

價者絕非工資而係土地的價值了。科馬斯圖克河 (Comstock) 比較這個金礦還更豐富，但是科馬斯圖克河已然被人獨佔了，僅以礦夫聯合會 (Miners Association) 之堅強組織和他們所可損害礦主的危險性，方能獲得四枚金元一日，以補償他們自己在地下兩千英尺深的地方熬煎自己的身軀，又此間所吸的空氣尚須由上面排進。科馬斯圖克河 (Comstock) 的財富盡增加在地租裏面去了。這些金礦的賣價漲到幾百個百萬，他悉造成了個人的財產，他們每月的收入只能以幾十萬為單位而計算，雖然不是以百萬計。又在加里佛尼亞使工資從曩昔所到的最高度迎頭降低下來，幾乎與東部諸州 (Eastern States) 的工資率一致並且還在減削他們的原因，亦沒有什麼神祕的意味在內。這勞動的生產力正如我上文所說，不但沒有往下減少並且往上增漲；但是在他所生產的財貨裏面，勞動現在須得支付地租。當着河床之上的金礦已然枯竭的時候，勞動必得乞靈於更深的礦產和耕種的土地，但因這些土地早已允許被人獨佔，故皆跑到舊金山的街上來尋找什麼工作都成的工作——因為自然的機會現在不是勞動所可自由使用的了。

這個真理，自足於內無待於外。試把這個問題獻給於凡能組織系統思想的人之前：

假定在英格蘭海峽 (English Channel) 或德意志洋 (German Ocean) 裏面，忽然聳出了一片無人的土地，可供無限量的勞働在此找取十先令一日的工資之用，又假定這片土地永遠不許據爲私有，並永遠對於勞働公開，正如昔日在英格蘭的土壤上佔了恁大一塊地面的公地一樣。試問在英格蘭裏面他所及於工資的理想怎樣。

他必立即告訴你說全英格蘭的工資必然立即增加到十先令一日。

又答覆另外的一個問題，『在地租上之影響如何？』他只略一思索必然回答你說，地租必然降低；如果他想着了，第二步他必告訴你說，所有這種影響之發生，並不致於把英格蘭的勞働大部份引到新的自然機會上，或引到那與現在有許多地方不同的工業的方向和形式上；只有那一種的生產對於勞働和地主所得的總產量都比在現在的新的機會上勞働所能獲得之物更少者，須要解體。工資的提高必然犧牲地租。

請現在這一位人或另外的一人——頑固的商人，他沒有主義，但知賺錢之道的人來談話。告訴他說：「此地有一小村落，十年之後定成一大城市——在十年之內，鐵道必來代替馬車，電燈代

替蠟燭；又有許許多多的機械和改良倍增了勞働的有效的能力。在十年之時，利息要增高嗎？」

他必答應你說：『不！』

普通勞働的工資會增加嗎？沒有資產但有勞働的人生活的獨立更容易嗎？

他必答應你說：『不，普通勞働的工資不會加多；在他方面，低落的機會更多；沒有資產，但有勞働的人謀求獨立的生活不會更且容易；這些機會反是更不容易。』

『然則，什麼要增加呢？』

『地租；土地的價值去，自己去置一塊地來把持住。』

如果在這種情境裏面，你依他的忠告，則你以後便一樣也無須幹。你儘管坐下和抽你的大煙斗；你可以睡着百事不問，正如那不勒斯(Naples)的乞丐，和墨西哥(Mexico)的癩人一樣；你可以乘着輕氣球上天，或鑿穴而入於地；無須作一擊的工作，來在社會之內添入絲毫的財富，十年之後你當致富！在這新的城市裏面，你便可以有一所繁華的府第；但在這個城市的公共建築裏面，亦宜有所濟貧院。

所有我們的長期的研究，只使我們得到這點單簡的真理；因為土地在財富的生產中是勞働之使用所必不可缺的工具，因為操縱勞働所必需的土地便是操縱勞働所有的成果，而只以內中斯須之量養活勞働。我們好像正打進在敵人的國家裏面，於此之間，每一脚步必立穩當，每一地勢必須防衛，每一小道必加搜索；因為這點簡單的真理，在用以解釋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方面，大多數的人都沒看見，半因他的本身太簡單，又一大半乃因思想上所佈滿的荒謬和錯誤的習慣，以致處處使人走入迷路，而不知有用以解釋威逼文明社會的罪惡的光明大道。在這些工於矛盾的和工於感人的學理的背後，便是一種活動的，有力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問是政治的方式不是，老在那裏製造法律和操縱輿論——這便是大而重的金錢利益的力量。

但是這個道理簡明得很，只消見過一次，便永遠要承認他是。那裏是些圖畫，雖然看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們只顯露出一團混亂而無秩序的線球，或匝線的裝飾物——一片風景、林樹、或如他們之類的東西——直待一次注意到這件事實，知道這些東西是做成一張臉的或一個人的。這個關係一旦承認之後，便永遠不會含混。這件事情也是如此。以此真理為觀點，所有社會的事實都把他

們自己排列在一種有秩序的關係裏面，又此最複雜的現象都是從一個大原則來的。我們對於文化的平均的發達的解釋，既不是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裏面，亦不是在人口過多食料過少的困難裏面可以發現。這個財富分配的不平均最大原因，是在土地所有權的不平均裏面。土地所有權是件基本的事情，他最後決定一個國民的社會、政治，又且連到知識和道德的狀況。又他必是如此。因為土地是人的住所，是人在他之上取其所需的貨棧，是人的勞動爲了供給他的欲望起見所必用的原料；即海中的生產物所享受的太陽光，所利用的任一自然的力量，如不使用土地，則他的產物都是不能取得的。我們生在土地上，活在土地上，死在土地上，——土壤上的兒孩與園地上的草葉或花朵一樣。把人與屬於土地的東西分離，他只是一種無所附麗的精神。物質的進步不能使我們不依靠土地；他但補足我們在土地上生產財富的力量；因此之故，當着土地被人獨佔的時候，他雖進而至於無限亦不能增加工資，或改進那些只有勞動的人的狀態。他只增加土地的價值和土地私有所生出的力量。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所有的國民之中，土地的私有都是顯貴、富裕和權力的基礎。正如幾時代前，婆羅門（Brahmins）所說，——

無論在什麼時候，土地屬於那位，他的鮮果便屬於那位。白的傘和象驕傲得如似瘋狂，他們都是地產權的樹花兒。

(註一) 土地租借的制度係哥布登俱樂部 (Cobden Club) 出版。

第六編 解決的方法

第一章 時下所倡導的諸救濟方法的不適當

當我們於財富日增之中追尋貧困日深的根本原因之時，我們已然發現了救濟他的方法；但在討論本題的這個部份以前，頂好是去評閱時下所信託的或所倡導的主義和救濟他的策畫。至於我們的結論所指示的這個救濟的方策，則是激烈的和簡單的——激烈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即凡比他略為溫和的方法，只要還保留着半點的效力，我們都絕不會對他加以公平的考慮；簡單到這樣的一種程度，除非比他更複雜的方法的效果都被估量過了，我們必定不會去注意他的真正

的效力和美備。

時下的文字和論辨所提出的，多少的被人信任或倡導的，用來解除民間的貧困和痛苦的主義和方法可以分做六類。我不是說我們果有許多的學派，但只是說，爲了我們研究的目的，凡屬流行的意見和被人倡導的方法，均可如此的分爲六類以便評判。這些救濟的方法，即我們爲了便利和清楚起見所當把他來分開討論的救濟的方法，常常混合在思潮裏面。

現在有許多的人還保持着一種慰安的信念，即物質的進步最後必然消滅貧困，還有許多人則視對於人口的預防限制，是一最有效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的謬妄早已指摘明白。讓我們現在來考慮現在所希望的六事：

(1) 政府更節省。

(2) 工人階級施行更好的教育，使他們均能以勤儉爲本。

(3) 工人團結攏來以圖增高工資。

(4) 勞動和資本的合作。

(5) 政府的指導和干涉。

(6) 土地的更普遍的分配。

在這六個題目之下，我想我們可以提綱絜領的去批評所有各種的，唯不涉及我所行將提議的這個簡單的但卻是澈底的用以救濟社會疾苦的希望和提案了。

(一) 政府更節省

在最近數年以前，美國人和歐洲的自由黨徒均相信舊世界的被壓迫的民衆的貧困，是由貴族的和專制的制度所致。但是這種信仰，自從在共和制度的合衆國裏面也發現了該種盛行於歐洲的同性質的，雖然不是同程度的，社會病痛之後，便即煙消雲散。但是社會的病痛大半仍歸咎於現在政府所課於人民的負擔太重——大借款、海陸軍的設備、人民的元首和專制的君主，他們無一不是以浩費爲特質，特別是大城市的行政的特質。在這些負擔而外，於合衆國內尚有存於保護關稅之內的劫掠制度，這種制度凡政府倘欲收入二角五分於國庫，即須徵收一元，而於消費人的荷包中也許要被取出四元或五元。由此言之，政府的重稅和下層階級的苦痛之間好像有種顯明

的關係，又以此種浮面的見解爲根據，自然會有這種假定：即如縮減這種無須徵收的巨大的負擔，當能使最貧的階級更容易得到生活。但以前此所發明的經濟的原則去觀察，並不能指出他會發生這種結果。縮減取自社會總產量中的數量，當僅等於純生產力的增加。其於增加勞働生產力的影響，恰如人口的密度和技術的改良所及於勞働的影響一樣。既然在彼一情境裏面所增加的利益均必以地租的形式歸着於土地所有人，則是在此一情境內的利益亦必不有例外的。

英格蘭的勞働和資本的生產量，現在用來撐持浩大的國債負擔、國立教堂、浩費的皇室、領薪不做事的官僚、大海陸軍。假令這些債賬不算，教堂不要，皇王的家族讓他自己去找吃，冗員裁汰，海陸軍人解職，戰艦出賣，則是賦稅的輕減必可能了。由此而在生產的各方之中，他們所去分配的純生產量必有一種增加。但是這種增加必僅等於在長時期中因技術的改良而所逐漸造成的增加，尙趕不上在最近二十或三十年內由蒸汽和機械之力所造成的增加之大。然以這些的增加物尙且不能消滅貧困，而僅增加地租，則是減輕賦稅的結果亦必如此。英格蘭的地主必獲取這個全體利益。我一點也不否認，如果上面所提議這些事情能設立刻實現，且無革命的破壞和費用，此時

最下層階級的狀態必有暫時的改進；但是這種迅速而平和的改良明明白白的不可能。並且這些臨時的改進，宛如在合衆國內我們所見着的歷程一樣，最後必以此而通被併吞在土地價值內。

因此之故，在合衆國內，如果我們把公共費用縮減到最低度，末後然後徵稅來應付他，這種益利定然不比鐵道事業所造成的益利更大。此時從全體上說，在人民手中固必增加許多的財富，正如鐵道替國民增加許多財富一樣，但這增加的財富，仍將靜聽這個同一的無情的公律去主持他的分配。由是而那些單靠他們的勞働以爲生活的人的狀態，最後亦沒有什麼被他改良。

現在這一種觀念普及到了——或，寧是開始在普及到了——民衆裏面，而造成了楚歌四逼的北美共和國的政治困難之一。但那些無產勞働者，尤其是城中的無產階級——並不注意政府的浩費，而在許多地方，且愛把他視爲一件『供給僱傭機會』或『使金錢流通市面』的好事。特威得 (Tweed) 昔日之搶劫紐約城，恰如一個土匪頭敲率一個降城的錢財（又他乃是奪取所有我們的城市的新土匪之一種，）雖然他的賊行是兇猛的，並且他的贓物悉行化爲大金鋼鑽和奢侈的個人費用，但他卻尚得了大多數選民的擁護。當他被人控訴之後，他又勝利的被選入參議院；

又他後來雖是一個再經捕獲的逃犯，但他在由法院到監獄的路上尚常接受許多安慰和尊敬。他雖劫掠了幾百萬的公款，但無產階級覺得不是劫掠他們的。又政治經濟學上的論斷也說不是劫掠他們的。

讓我清清楚楚的受人了解。我不是說不希望政府節儉；我僅是說土地如老被人獨佔，即令縮減政府的費用也不會直接的影響到消滅貧困和增加工資上面。

雖然上文所說不錯，但我們即令唯一的訴諸無產階級的利害，我們的精力亦應當用來取消這些無須的費用。政府如果愈複雜愈奢侈，他的權力愈與人民隔離和獨立，又愈難以真正的公共政策訴諸人民解決。請注意合衆國的選舉——他們究竟在什麼基礎上呢？這個最緊要的問題逼人而來，但是在政治上的金錢數量如是之大，所牽涉的個人利害如此之寬，以致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很少被人去加以論究。平均美國的選民都是有偏心、黨見，和某一種的共同觀念，但他對於政治上的根本問題之不深思，正如拖馬車的馬對於該項職業的盈餘利潤之不深思相等。如果所見不是這樣，則凡舊日之濫權當不能現尚存在，而新式之濫權亦不能有所增加了。凡傾向於把政府

化簡單和節省的，都傾向於把政府交給人民管理，又把真正重要的問題擺在最前。但是節省政費的自身並不能醫治和減少那由財富分配不均的固定趨勢所造成的罪過。

(二) 普及教育和養成更勤更儉的習慣

在享樂的階級之中又有一種普遍的老信仰，他說羣衆的貧苦是由他們的不勤不儉不智所致。這種信仰在一方面投合責任的意識，在他方面又以尊貴的觀念去阿諛他，恐在合衆國或在如合衆國之類的國家裏面更有勢力，因為合衆國的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又因他的社會是新的，所以他裏面的階級之分化，比較在舊的國家裏面，即比較在那劃分階級的界線更久和更深的國家裏面，寧肯說是以個人爲分割的標準的不是以家族爲分割的標準的。那些曾以過人的勤儉爲上進的起點的人，並且曾以過人的智慧爲利用機會（註一）的工具的人，自然是會設想到那些現在尚猶貧困的人是由於他們缺乏這些品質。

但是，凡曾服膺那些在前數章裏面所發明的財富分配的公律的人，定可看出這個觀念是謬誤的。這個謬誤的觀念恰似我們去說在一羣競爭的人的當中，每人都有奪獲錦標的機會一樣。說

某人有奪錦標的機會，這話煞是不錯，但說每人都有那就錯了。

因爲，土地一旦獲得價值，工資便非勞働的真正結果或勞働的生產品了，正如上文所說，此時工資須靠除去地租之後所餘之量而決；又當土地悉被獨佔之際，無論在什麼地方，除了在最新開闢的社會裏面，地租必然把工資趕到恰穀收入最少的階級用以資生或營生殖的點上，於是工資便被降到由生活程度所確定的最低限度——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在習慣上所要求的最低的賴以支持他們的數量的必須品和便利品的數量。因爲這是事實，所以勤奮、技能、節儉和智慧只能以他超越一般的平面的程度能穀有利於他自己——正如在賽跑場中速度之有利於賽跑人，只在他能勝過他的敵手的速度那一點上。如果一個人作工更吃苦，或有比普通一般更好的才幹和智慧，他自然走在前面；但是如果勤勉、技能、或智慧的平均數更進一步，則較前此更勤勉多技能、富智慧的人，也只能獲得同從前一樣的工資率，而能走在前面一步的人必須再要吃苦纔行。

無論那個個人，都可做佛蘭克林博士 (Dr. Franklin) 在當學徒和夥記的時候所決意奉行的素食主義的生活方法，從工資裏面節省金錢；又許多的窮家庭都可以學習佛蘭克林，當他

答應去充任開謨 (Kainner) 所立願去宣傳的新宗教的對於反對者的答辯人的時候，爲了限制開謨的食欲起見，向他所提出的便宜小菜，於以他的生活更容易，但是如果勞工階級普通都在這種方式裏面過生活，工資最後當必在比例上減少，又無論何人倘欲以節儉的手段上進，或以講節儉的方法減少貧困，尙當被逼迫着去想出一種更便宜的養命的程式。如果，在現在的狀態裏面，美國的機械工人願意降下來過支那人的生活程度，他們最後便必降下來而到支那人的工資平面；或如果英格蘭的勞動者樂於吃穿孟加拉人的米飯和衣服，則在英格蘭和孟加拉的勞動立刻便必一樣的不值價。馬鈴薯之輸入愛爾蘭，原想使工人階級所得的工資超過他們生活的費用，於以改進貧苦階級的狀態。但所發生的結果是地租的增高和工資的降低，後來馬鈴薯的收成失敗，竟使那和享樂的程度已然降得很低，再降一步便是餓飯的人口飽受饑饉的蹂躪。

那末，如果工人工作的時間比較平均的工作時間更多，他定增加他的工資；但不能凡所有的人的工資均在這種方法裏面增加。那是最明白不過的。即在工作時間長的職業裏面的工資不比在工作時間短的地方更高；普通恰是相反的，每日工作時間愈長的勞動者更陷於不可救濟的地

位——因為他所用來照料和發展他的另外的工作能力的時間愈少，他的改變他的職業的能力或利用環境的能力愈小。同樣的這裏，舉凡得了他的妻室兒女的幫助的勞働者可以此而增加他的收入，但在勞働者的妻室和兒女習於去幫助他的工作的職業裏面，那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即全家所得的工資在平均數上當不能超過在一人獨自作的職業裏面家長所得的工資。瑞士在製造鐘錶裏面的家庭勞働與美國的機械競爭廉價。紐約的製造烟捲的波希米亞人 (Bohemian)，他們在他們的窮賃宅的房間裏面，男人、婦人、小孩一塊操作，致把製造烟捲的工資減低下來，比較中國人在舊金山所正得的工資還低。

這些普遍的事實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模範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面，他們是完全被承認了的，可是在這些著作之中，他們乃是被人以馬爾薩斯的學說，即人口只能增加到足夠生存的界限的趨勢去解釋。這個真正的解釋，正如我所已然指出，乃是在地租減低工資的趨勢裏面。

關於教育的影響，特別的是值得說幾個字，因為現有一種盛行的傾向，即把教育的力量幾乎視同一種魔術的力量。卻說，在教人更有效的使用他的自然能力的程度內，教育所能做到的極有

限，並且我們所謂的教育大部對於這點是失敗了。我記起了一個小女孩在課堂上對於地理和天文都學得不錯，可是當她忽然發現她的母親後園裏面的地皮真是地球的表面的時候，立即駭異不置，又如果你與他們談話，你當發現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大部份的智識，都是與這個小女孩的智識一類的。他們很少的思想比較從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好，有時甚至不及他們呢。

有一位紳士曾在澳大利亞度了幾載，他深知土人的習慣（牧師布蕾斯得爾博士 Rev. Dr. Bleasdale），當他舉了他們，在使用他們的武器裏面，在預測氣象的變動裏面，在捕捉最膽怯的禽鳥裏面的奇妙的技術而後，有一次他告訴我說：『我想這是一件大錯，即把這些黑人看成沒有智識的。他們的智識實與我們的知識是不同的，然而在知識裏面，他們普通都比我們教育得好。他們在剛學走道的時候，便被教以使用小木標和其他的武器，教以觀察和判斷的方法，而當他們年紀略大能殼照顧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便完全能殼應用。』從他們的知識程度上說，他們煞是我所稱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等人物；反觀我們的這些青年朋輩已然有了所謂好機會，但至長大成人的時候，反而爲己爲人兩無能處，不覺要稱讚他們的知識比較我們進步。

這點不管他了，無論如何的說，現在的教育所實際企圖的或所應該企圖的目的物，知識，一直到他領導民衆和促成民衆發現和掃除財富分配不公的原因的時候，只能以增加勞働的有效的能力的原因影響工資。他有技術進步或工業進步的同一的效果。又他能穀提高個人的工資只因他能使他的技能高過別人的技能。當着讀和寫是鮮見的藝能的時候教士的地位高，工資大，但是現在讀和寫的能力已然如此的普遍了，簡直沒有什麼利益可享。在中國人之中讀寫的能力好像是絕對普遍的，但中國的工資與最低的可能點一致。知識的普及除了使人不滿意這些逼着生產人過窮苦生活（當着不生產人則在驕奢淫佚的世界裏面優閒度日的時候，）的這些現實狀態而外，不能普遍的提高，或改進最下層階級的境遇——這些社會的「土臺」，這是一位南方的參議員叫他們的，必定與土壤連在一處，不問在此土臺之上的建築物可以修得好高大。勞働的效能的增加沒有能穀增加一般工資的，如果地租老是獨吞了全體的利益。這不僅是一種根據原理的演繹，他是已爲經驗所證明的事實。智識的增加和發明的進步已然屢屢的加增勞働的效能，但未增加工資，在英格蘭有一百萬貧民。在合衆國一方面救貧機關日見增加，一方面工資日漸減低。

勤奮、節儉、知識、技能的提高常與勞動階級的好的物質境遇連在一道，這點了無疑義，但是這是結果不是原因，現在的事實關係實表明之。凡在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態已然改良的地方，這些物質的狀態便是他們品德進步的原因，而在他們的物質的境遇降低了的地方，這些品德的淪落實為他們的結果；但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動者的物質狀態的進步皆不足以表明，係因在那赤貧而勤苦的階級裏面的勤奮、節儉、知識、技能的進步所致，即令這些品質當着一旦達到了的時候，（或，寧他們的附從之物——這種慰樂程度的進步，）在許多場合裏面對於物質境遇之降低發出一種強硬而充實的抵抗。

這個事實是，那些使人高於動物的品質，只是那些比較人與動物共有的品質的更高一級的品質，只有滿足了他的動物性質的欲望，而後他的知識和道德的性質能彀進步。逼着一個人去為動物生存的必需品而從事苦痛的工作，他定失掉了勤奮的誘因——是即技巧的父母了——末後，他只有在被強逼作工的時候始去作工。使他的境地壞到不能再壞的地步，同時使他所作的工作毫無改進他的境遇的希望，則他當即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了。不許他有閒暇——閒暇的意思不

是不作工而是沒有迫着做興趣不合的工作之必要——即令你使小孩享受普通教育並以報紙送給大人亦不能使他聰明。

一羣人民和一個階級的物質狀態的改進，不必便就立即表現在心靈和道德的進步裏面，這到是句真話。工資增加的結果也許最初所表現的是懶惰和浪漫。但是最後他定當表現而為勤奮、儉省、知識、技能的進步。在不同的國家裏面比較；在同一國家不同階級的裏面比較；在不同時代的同一人民之中比較；又在同一的人民當着他們的情況，因移住而變遷的時候，與其未經變遷的時候比較，均表示我們所正說的品質隨着他們的物質狀態之改進而發現，又隨着物質狀態之退步而消滅。貧困是班釀 (Bunyan) 在夢中所看見的（即失望之意），得茲孟德 (Despond) 的泥坑，無論任何好的書籍可以被他湮沒。使人民勤奮、節儉、精伶、機變，必首先使他們脫離貧困。如果你想奴隸表示自由人的道德，你必第一使他自由。

(三) 工人的團結

以我們上文所已然找出來的分配公律，做根據工人的團結之能提高工資乃是明明白白的

事，又此並不如大家所說犧牲別的工人，亦不與普遍的信仰相合犧牲資本；但只最後犧牲地租。說工人的團結不能普遍的提高工資；又說在由此所得的特殊的工資裏面的任何增加，必定減少其他的工資或資本的利潤，或減少二者一起——是從這個工資取自資本的錯誤的觀念得來的。這些觀念的錯誤不僅被我們所找出來的分配的公律所指摘，又被既往的經驗所指摘。因工人的團結之力，在特殊職業上的工資的提高，從許多事例上看，沒有一個地方表示在其他的職業上有降低工資的影響，或減低利潤的數率。工資的提高，除了因他可以影響他的固定的資本，或當時的契約而外，只在使某一位僱主在許多僱主之中特別使他感受不便宜的時候始能於他有害。反之，工資的減低亦只能特別使某一僱主感受便宜的時候始能有利於他。僱主第一次尅減他的工人的工資成功，或被工人逼着去加工資，從他與競爭者的關係而言，他得到一種便宜或不便宜，但當着這種運動普及於一切的僱主的時候，這種便宜或不便宜的事情也就不見。可是工資的變遷如以變遷相對的生產費用之故，影響及於他的契約或手中的資財，那可是真能於他有所利益或損失，即令這種利益或損失純然是相對的，又即令在把全社會一齊加入考慮的時候，這種利益或損失

結果全然不見。又如工資的變遷造成了一種相對的需要的變遷，他尚可使固定的資本如機械、建築物或其他，多少有利。但是在這裏面，新的均衡狀態立即達到；因為固定的資本只比流動的資本，尤其是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約略有點不同固定的程度而已。如果某種形式的資本太少，則因該項資本之繼續增加立即便可使他達到不多不少的數量；如果他是太多，則因停止增加之故立即恢復自始的平面。

可是工資的數率在特殊的業務裏面所起的一種變動，雖然可以在勞動的相對的需要裏面造成一種變動，但他在勞動的總需要上卻不能發生變動。舉例來說，假定在任一特殊的製造業裏面，工人聯合提高在一個國家裏面的工資，同時在其他國家內即在這個同一的製造業內的僱主的聯合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如果這個變遷很大，則是在此第一個國家內的需要或所需要的一部份當從第二個國家內輸入製造物以爲供給。但是這種特殊種類的輸入的增加必然在其他的種類的輸入裏面發生一種相對的減少，或在輸出裏面發生一種相對的增加。因為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能以他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品在交易上要求或取得其他一個國家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品。

說工資的降低能穀增加，或工資的增加能穀減少一個國家的貿易，等於說一個國家的繁榮能以增加入口稅的方法使之向上，或以剷除貿易的障礙使之向下，二者均是毫無根據。如果在任一國家裏面所有的工資均被加倍，那個國家當繼續輸出或輸入同一的貨物並依照同一的種類；因為交易是受相對的生產費決定，不是受絕對的生產費決定。但是，如果工資在某某生產的部門裏面是被加倍，而在其他的部門裏面沒有增加，則是各種輸入的貨物的比例當有變動，但在輸出品和輸入品之間的比例沒有變動。

反對工人聯合提高工資的大多數的意見因此毫無根據，這種聯合的成功不能減少工資，或降低利潤，或使國家的繁榮發生不良的影響，可是，勞働者的有效的聯合的困難甚大，以致憑藉他們之力而所成就的益利，極端有限，同時在這種進程裏面尚有許多的害處。

在一特殊的職業或特殊的許多職業裏面提高工資，這種工資又是任何工人的聯合都是一樣的要去企圖提高的，明明白白的是一種困難累進的事業。因為任一特殊種類的工資超過通常的工資的平面愈高，則強他們退回原來工資的限界的趨勢亦愈強。因此之故，如果印刷工人的聯

合以罷工或威嚇的罷工之力提高了排字的工資，以致與其他的工資比較超過常率百分之十，則相對的需要與供給立即受影響了。在一方面減少排字工作的趨勢來到；在他方面，這種高的工資率勢必增加排字工人的人數，此種趨勢蓋為最強的職工組合所不能抗。如果工資增加百分之二十，則是這些趨勢比百分之二十更強；如果他是百分之五十，則是他們比較百分之五十更強。所以在實際上——即在英格蘭這類的國家裏面，這些存於各種不同的組合之間的界線，比較在合衆國這類國家裏面尚且更為清楚更難逾越，——即令職工組合在彼此互助的時候，他們所提高的工資亦是比較的少，並且即這一點小小的效力，尚僅限於他們自己的範圍，又不能影響那些最下層的漫無組織的工人，然而後者的痛苦的境遇可是最需要減輕，並最後決定高於他們的工人的境遇。唯一的能殼用以永久的或大量的提高工資的方法只有用普遍聯合的方法，他當要包括所有各種的工人在內，現在「國際黨」所急欲達到的方法便是這種的方法。但是這種的聯合可以說在實際上是不能的，因為這種聯合的困難，在工資最高和人數最少的職業裏面也就殼大了，倘再隨着產業的層次遞往下降，當然這種困難更大又更大了。

又在持久的奮鬥裏面，這種奮鬥是衆工人團體據以抵制少於某種最低度的工資要求較高的工資的唯一手段，但這點卻亦不可把他忽略，即真正立於對敵的地位的兩造是誰呢？他實不是勞動和資本。他是勞動者站在一邊又土地所有主站在彼一邊。如果這種戰爭是在勞動和資本之間，這個戰爭倒是一種較為平等的戰爭。因為資本的持久能力只比勞動的持久能力略高。資本置而不用，非但一無所得，而且歸於耗損——因為資本在所有他的形式裏面，只能以不斷的從事再生產方能維繫。但是土地定當不似勞動者之會發生饑餓，亦不似資本之會歸於耗損——他的主人能殼等待。他們也許會感不便，這倒是句真話，但對於他們是不便的，對於資本乃是燬滅，對於勞動乃是饑餓。

在英格蘭的某幾部份地方，農業勞動者現正努力從事團結，旨在提高他們的低得可憐的工資。如果資本真是接受在他們的勞動的真正產物，和他們的得自這種產物的稀微的工資之間所存在的差額的東西，爲了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起見，他們便只有去組織有效的團結於以保障其成功；因爲凡爲他們的直接僱主的農戶不能不要勞動，正如勞動者不能不要工資一樣。但是農戶

不能一方面讓步很多，他方面又不減少地租；因而這鬭爭實際上乃在土地所有主和勞働者之間的。假令這種團結如此的完備，致把所有的勞働者通通包含在內，又把所有的那些說不定要被引入誘來替代他們的工作的勞働者不讓他們去作工。這些勞働者除了工資有相當的增加外拒絕作工。可是這些農戶只有憑藉地租的相當的減少乃能允許；又農戶與勞働者一樣，除了放棄生產事業外，他們的要求沒有後盾。如果耕種之事因此而致停頓，地主當損失他的地租，同時已經改良了的土地則棄置一邊。但勞働者當捱餓。即令英格蘭的各種各樣的勞働者爲提高一般的工資計，業已組成一大聯盟，這個真正的衝突當是相同的，又所處的情境也是相同的。因爲工資除了減少地租，不能穀被提高；而在耕種一般停頓之際，地主能穀生活；但所有各種的勞働者則必啼饑或遷徙。英格蘭的地主憑藉他們的所有權，是英格蘭的主人。這話十分可靠，即無論何時何代，土地屬於何人，他的碩菓便屬於何人。這些驕傲瘋了的白傘和這些象與英格蘭的土地的頒賜權一同見，而全體人民永遠不能收復他們的權力，除非這種頒賜權被他們收回之後。此在英國是真的，在別處也是真的。

我們可以說這一種的生產的停頓永不能夠發現。這是真的；但是這個真實的存在只因沒有恁完全的可以造成生產總停頓的勞働團結能設辦到。但是這種固而定的土地的性質使地主團結起來比較勞働者和資本家都要容易許多。他們的團結是如何的容易和有效，歷史上保存有許多的事例。又土地既有絕對的使用的必要，而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他的價值又是確切不易的必要漲高，單是這兩件事實，縱令地主沒有任何形式的團結，亦可在地主裏面造成一種效力，這些效力與在勞働者或資本家之間最有力量的團結所造成的效力相合。取消一個勞働者的工作機會，他定將立即急於得到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的工作，但是當着投機的波浪把名義的土地價值掀高起來清清楚楚的高過實在的價值的時候，凡生長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的人，都知道地主以什麼蠻強的態度壟斷地價。

以持久之力強迫工資增加的實際的困難情形，我們已都知道了。並且在這種辦法裏面尚有內在的不利益的所在，工人切不可置而不問。我說這話沒有偏見，因為我現在還是職工組合的一個名譽會員，這個職工組合是從前我在我的那行職業裏面作工的時候所忠誠的，擁護的。但是請

看：這種爲一個職工組合所用以行動的方法必然的是破壞的；他的組織是必然要專制的。現在職工組合所持以實現他的要求唯一的武器的罷工乃是一種破壞的鬪爭——恰如恁的一種爭鬪，好像有個怪人名叫「金錢大王」在舊金山的早年，一次，向一個罵他慳吝的人所挑戰的一種爭鬪一樣，這個怪人硬要他同去到一個碼頭，輪流的拋棄值二十金圓的貨幣到這海灣裏面，直到一人讓步乃罷。在一個罷工裏面所發生的這種持久的爭鬪，常常被人把來比成——一種戰爭；和與所有的戰爭相似，他實減少了財富。又這種爭鬪的組織，類似戰爭的組織，必然是專制的。即令爲自由而戰爭的人，當着他加入軍隊的時候，必得放棄他的個人自由，而只變成一副機械中之一部份，所以凡爲罷工而組織的人所處地位與此相同。這些團結，因此必須破壞工人所憑以求取得的東西——財富與自由。

有一種印度人強迫要賬的方式，這種方式與亨利美因 (Henry Maine) 在愛爾蘭裁判官的法律之中所發現的遺跡相類似。這種方式喚做「坐討」——這個債權人在這債務人的門口坐着拒絕飲食以此方式強迫要賬，一直到他所要的賬付了的時候。

勞働團體恰與這方法相似。職工組合在他們的罷工裏面，便是坐着的「討賬」，但是他們又與印度人不同，沒有迷信的權威來幫助他們。

(四) 合作

現在的時髦的方法並且已然有許多時候便是時髦的方法了，這種方法便是宣傳合作是解救工人階級的苦痛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幸，合作的制度雖然被人視為救濟社會罪惡的方法，然而這些罪惡我們已然看得很明白，確不是緣於資本與勞働的衝突；又即令合作已然普遍，他仍不能提高工資和解除貧困。這容易被人領悟。

合作有兩類——在供給裏面的合作和在生產裏面的合作。卻說，在供給裏面的合作，且讓他們可以排除商人，只能減少交易的費用。合作只是一種節省勞働和減少危險的方法，又他在分配上的影響只能是那些在近代裏面，令人奇怪的減輕交易的價值和便利交易的各種改良和發明的影響——即增加地租。又生產的合作是僅回復到現在盛行於捕鯨的職務裏面的工資形式，這種工資被命名為「分得的利益」。這是以比例的工資代替固定的工資——這一種的比例工資

幾乎在所有的職業裏面都可見着儂然的例證；或是，如果把管理留給工人，又資本家僅取純生產品中他應得的一部份，那末，他僅是這一種制度，僅是這一種在歐洲的農業裏面，自從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各處盛行的分益農制度。生產合作的所有的利益，即使工人更活動更勤奮——換句話說，即增加勞働的效率。他的功效與蒸汽的機械、取花子的機械、割禾的機械、又凡物質進步所包含的事情全部的功效一樣。同往一個方向前進，他只能生產這個同一的結果——即增高地租。

在流行的經濟的和半經濟的文章裏面，恁的重視合作制度以爲提高工資和解除貧困的方法，足以證明這些基本的原則如何的被人忽略。他不能有恁的普遍的趨勢是很明白的。即令在現有的狀態之下，沒有存於供給或消費合作的種種困難，並假定他的範圍如此擴大至代替了現在的方法——即消費合作貨店以最低的費用在生產人和消費者之間造成一種連結，而生產合作的作坊、工場、農場、礦田又復廢除了支付工資的僱傭的資本家而大增加了勞働的效率——然則又如何呢？是不過僅能辦到以較少的勞働生產同一的數量，而使這些佔有財富淵源的地主，只能取得更大的財富量以爲他們的土地使用的代價罷了。這不僅是學理而已；他是被經驗和現存

的事實證明了的。改良了的方法，改良了的機械可以發生合作社所企圖的效驗——減少將財貨送到消費人手中（即生產）的費用和增加勞働的效率，又在這些處所，老國家實比新殖民地爲便利。但是，經驗充分告訴我們說，在生產的方法和機械和交易的方面的改良，沒有改進最下層階級的境地，並且在交易以最低的費用進行，在生產以最好的機械輔助勞働之地，工資更低，貧窮更深。這種益處只在增加地租。

但假定在生產人和地主之間的合作。那僅等於以貨物支付地租——現在加里佛尼亞和南部諸州裏面，地主只獲得收成之一部份，此種租佃的方法與土地的合作是一樣的。除了計算的方法而外，他與在英格蘭所盛行的固定的金錢的地租是一樣的。如果你喜歡，你稱他是合作，而合作的條件仍以決定地租的公律決定，並且凡在土地被人獨佔了的地方，其生產力的增加當僅給地主以要求更大部份之分配罷了。

合作被恁多的人相信是解決「勞働問題」的方法是從這件事實發生出來的，即在合作試行之地，在許多例子裏面，實改進了那些從事合作的人的境地，大家都看得見。但是這僅由於這件

事實而來即這些例子是孤立的。正如勤奮、節儉、技能，可以改進已然具有高等技能的境地，但在這些方面的改良普及於一般之際，他們便不發生作用，所以一種取得供給的特殊利益，或對於某種勞働所給的特殊效率，雖可取得許多的利益，但如這些改良一旦普遍至於影響分配的普遍關係，這些利益便當失其存在。又這真理是，除了在教育的影響裏面，合作不能產生競爭所不能產生的一般的效果。正如「減價賣現」的貨店在物價上所具有的影響與供給合作社所發生的影響係類似的，所以在生產上的競爭所引導而至的動力的佈置和產物的分配，當與合作的生產無異。日增月進的生產的能力並不增加勞働的酬報，並非競爭之故，而係片面的競爭之故。無他便無生產的這種土地被人獨佔了，結果生產人對於土地使用的競爭，必然強令工資降到最低度，並將所有的日增月進的生產力的益利，以高地租和高地價的名義送給地主。消滅這種獨佔，則競爭能完成那合作社所企圖的目的。——人皆得到他所應得的那一份。消滅這種獨佔，產業必變成平等人的合作。

(五) 政府的指導和監督

本書因為受我所預定的篇幅的限制，不能充分研究以政府管理勤奮和蓄積於以減少和消滅貧困的方法，又他們的最完全的形式便被喚做社會主義。但亦不有充分討論的必要，因為上文所述的這種同樣的缺點在他們上都有。這是以政府的指導來代替個人的行動，並且這種辦法，是把自由較容易取得的東西現在改以干涉來取得他。這些涵容在社會主義的觀念裏面的真實，我此後還有東西要說；但無論何種限制和取締，其本身都是壞的，這點很是明白，如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同一的目的地出現，他便不應採用。舉例來說，譬如依等級徵收所得稅，總算是我所知道的最簡單和最溫和的方法了。又他所想達到的目的——減輕或防止財富之集中——固是好的；但是這種方法，牽涉着有很多的賦有審問權的官吏之使用引誘、受賄、偽誓和其他的種種逃避的方法，這種方法造成思想腐化，並使舞弊者得益，存良心者納稅；又，最後滅殺了蓄積財富之誘因正與稅收的成功成正比例，這種誘因乃是產業進步的強的動力之一個。如果這些用以管理萬事和用以位置萬民的複雜計畫能彀成功，我們當有類似古時的祕魯或類似耶蘇會 (Jesuits) 憑藉他們無窮的光榮所建造的，或在巴拉圭 (Paraguay) 裏面維持了悠久的社會狀態一樣。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種狀態不比現在我們所傾向的這種社會狀態更良好，因為在古代的秘魯裏面，雖然生產的事業，緣於鐵和家畜之不足，在最不便利之下進行，可是那兒沒有貧乏，又人民一方唱歌一方去做工作。但這是無須去討論的。社會主義所極想達到的恁種的形式，現代的社會是不能辦到的。因為這個唯一的力量，這個已然顯出配乎去實行他的力量——一種強而準的宗教的信條——是缺乏的並且一天天的逐漸少了。我們是從部落的社會主義中跑出來的，我們不能再走回去除非是往後退步，這種退步或將造成無政府的狀態，甚或造成野蠻狀態。我們的政府，定當在此企圖裏面破壞，已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不但要使義務和報酬相稱並且要對西西利 (Sicily) 的穀類實行羅馬式的分配，又此一位政治領袖定當變成羅馬皇帝。

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偉大而且高貴；我相信他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這一種的社會態狀不能聽誰製造——他必定要自然而然的成長。社會是一有機體，不是一副機械。他那整個的生命是寄託在他的各部份的個別的生命上。全體的和諧，要在各部份的自由和自然的發展的裏面始能達到。所有關於社會再生的條件，通包括在這些有時被人稱為虛無黨的俄羅斯的愛國志士的格言裏

面——「土地與自由」。

(六) 土地的一種更普遍的分配

現在有一種發生得很快的感覺，即土地的保有在某種狀態之下，與社會的苦痛連在一道，這種社會的苦痛發現在最進步的國家裏面；這種感覺在主張土地所有權的更普遍的分配的建議裏面最爲顯著——在英格蘭，是土地的自由買賣，租佃的權利，或在繼承人之中均分土地；在北美合衆國是個人所有土地的大小限制。現在已有一種提議，在英格蘭主張國家收買所有地主的土地，在北美合衆國主張由公家撥出金錢，使殖民的人在公地之上經營耕種之事。第一種提議現在且不討論，第二種提議，按照他的特性，應歸入在最後一節所研究的方法範圍內。這用不着以論辯來指示公款或公共信用所引到的濫用和腐敗的行動。

如何英格蘭的著作家所稱做「土地自由買賣」——取消交付田產的稅金和限制——能實現農地所有權之分散，我不能設知道，即令關於城市所有權方面在某種程度內有這一種效驗。取消買賣的限制當只容許土地所有權更快的變成他所趨向的形式。卻說，在大不列顛裏面的

這種趨勢是往集中方向前進，早被下述這件事實所揭示，即在英格蘭雖有爲過契費所造成的各種困難，但土地所有權曾經是並現在是穩穩的在彼間集中，並且這種趨勢又是一種普遍的趨勢，亦被下述這種事實所揭示，即此同一的集中的程序，在合衆國內可以看見。儘管統計表有時被人引來表示一種不同的趨勢，但我對於合衆國是一點也不遲疑的要這樣說。但是在合衆國這種國家內，既然人口統計表指明地產的平均的大小偏在減少，如何又可以說是真正的在集中呢。土地被人使用之後，以人口日趨蕃密，由低級的使用趨於高級的使用，或猛烈的使用，此時地產的大小自然減少。一塊小牧場可成一片大農場，一塊小農場可成一大橘園、葡萄園、植物園、或菜園，又卽用來達到這些目的尙嫌其小的一段土地，可成一塊很大的城市的財產。以此之故，人口的成長，卽把土地放在高級的使用或猛烈的使用裏面的人口，的成長，自然而然的傾於縮小地產的形式，此種經過的程序在新的國家裏面異常顯著；但因此故，土地所有權的集中的趨勢，可以進行不懈，這種趨勢雖然不爲這些表示地產的平均大小的統計表所揭曉，但亦有等於爲統計表所揭曉的那樣清楚。在一個城市裏面平均一畝的地產指明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比較在新墾殖的城區內平均六

百四十畝的地產更要厲害。我提起這一點，專在指破從這些統計表上所抽出來論斷的錯誤，這些統計表常常在合衆國內被人展覽，旨在表明土地的獨佔是自己能穀自己治療的一種毛病。在他方面，地主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恆往下降。

在合衆國與在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一樣，在農業上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是清楚的可被看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小農田漸變而爲大農田，而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依據馬薩朱塞特勞動統計局的報告，農場的面積日漸增加。這種趨勢在新的諸州和屬地 (Territories) 裏面愈加顯著。數年之前，三二〇畝的一塊農田在本聯合國北部所盛行的農業制度之下，無論何處都當是一塊大農田，而爲一人所能耕種得好的大農田了。現在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有五、十、二十、四十、和六十個千畝的農田（不是遊牧區），又達科他 (Dakota) 的模範農田佔地十萬畝。這個道理是明白的。是卽機械之使用及於農業又生產有趨於大經營的趨勢。這種同一的曾經代替了許多獨立的手機織布人的那種擁有他的大隊工人的工場的趨勢，開始表現他自己於農業上。

卻說，這種趨勢的存在表明了兩件事情：第一，凡許土地割小的方法都是不能實行的；第二，又凡強迫去把土地割小的方法當有阻害生產的趨勢。如果土地在大的集體裏面能較比較在小的集體裏面被人耕種的更便宜，那末，凡把所有權限制在小的集體之上的行動，必然減少財富之總生產量，又這些的限制果被實施和發生成效，他們定當減少勞働和資本的一般生產力。

因此之故，凡以這些的制限去獲得一種更公正的財富分配，實容易減少這種把來分配的總額。這種策略恰如這一個猴子的策略，他在二貓之間替他們分配乳餅，只揀那最大的一塊上咬去一口而使他們平等。

但是，尚不僅有這一種抵抗每一限制土地所有權的方法的反對，這種反對的力量隨着這種方法的效率而增大。此外，尚有一種另外的和致命的反對，力言限制不能達到這個最值得去達到的目的——生產物的一種公正分配。他不能減少地租，因此便不能增加工資。他可以使這些享樂的階級增加，但不能改進這些最下層階級的狀態。

如果厄爾斯得 (Uster) 的租戶的權利被擴充到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的全部，他當僅

是把地主的地產劃一部與租戶而已。勞働者的狀態亦不能改進一點。如果不許地主向租戶增加地租，並不許驅逐照常支付固定地租的租戶，真正的生產者仍不能得着什麼。經濟的地租當仍增加，並當穩定的減少在生產品中歸於勞働和資本的部份。只有一點相異，即最初的地主的租戶當即依次變成地主，而坐收地租增加之利了。

如果採用遺囑和繼承，或累進稅的取締的方法，限制每一個人所當具有的土地的數量，結果，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的幾千地主必然有二三百萬的增加，同時這二三百萬的人民當是獲利的人了。但是其餘的人當沒什麼利益可享。他們對於土地所有權的利益比較從前並沒多得。又如把土地在全人口間平均分配，每人得他所當得的相等的那一份，並以所頒佈的法律不許任何一人的土地，比較固定的數量更多，於以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則是人口增加了後，又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正如在法蘭西和比利時這些土地之分割已細的區域裏面，再把土地來更細密的分割一遍所遂成的現象一樣。從大體上說這種土地的分割是很好的，他比較在英格蘭所盛行的狀態能使

國家的基礎更加穩固，在此毫無疑義。但他不能使工資更高，並不能使勞働階級的狀態有所改進，這也是同樣的明白的事。這些法蘭西和比利時的農民所厲行的極端的經濟辦法，任何說英國話的人民都不明白。如果此種最下層階級的窮困和愁苦的險象，在本海峽之其他一岸尚不顯著，我想，他必不僅是基因於地產的細分制度，而是緣於其他的，使此土地的更細的分割不致消滅的事實——即物質的進步尚沒有到恁快的程度。

人口既然沒有同速度的增加，（非但沒有增加，而且幾近靜止的狀態），在各種生產裏面的進步亦且沒到恁大的程度。然而拉甫雷（M. de Laveleye）（所有他的成見都是偏向小田產的制度，又他的講話因此比較英格蘭的觀察人的講話更居於有勢力的地位，他可以被認為是對於他們自己的制度蓄有成見的一人）在他的討論比利時和荷蘭的土地制度的文書裏面說（該項文書是由哥布登俱樂部 Cobden Club 印行的，）勞働者的狀態在這種土地細分的制度之下，是比較他在英格蘭土地裏面更壞；同時佃農——因為佃耕的行爲即在土地分割極細的地方也盛行——被地主殘忍的敲索高租，不但在英格蘭，即在愛爾蘭也是聽不見的，又選舉權遠沒提

高他們的社會的地位，對於他們只是抑鬱和恥辱的根源，因為他們不能按照他們自己的傾慕和信仰的命令去投票，但卻不能不遵照地主的命令去投票。

但是當着土地的細分不能醫治絲毫的土地獨佔的罪惡的時候，又當着他不能發生提高工資或改進最下層階級的狀態的影響的時候，他的趨勢卻阻止了更澈底的步驟的採用或宣佈，又因這種制度的保持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這種趨勢反而鞏固現存的不公正的制度，拉甫雷(M. de Laveleye)在我所引的那篇文書的收尾裏面，極力鼓吹以重分土地之方法使英格蘭的大地主得以逃脫更激烈的手段之處置。又在這些土地已然被分得恁小的地方，他說，雖然勞働者的狀態在歐洲是最壞的，又佃農被地主榨取的情形比較愛爾蘭(Ireland)的佃農更爲可憐，可是嫉視社會狀態的心理（拉甫雷 M. de Laveleye 接着又說，）尙沒暴露，因爲——

這些佃農，雖然被地租的常常漲價壓迫下去，可是他們生活在與他們立於平等地位的農人裏面，這些農人之對他們所用的佃戶，正如保有大地的人用他的佃戶一樣。他的父親，他的弟兄，或許此人自己保有類似一畝土地的東西，無不以他所能得的高地租出租。在公衆的處所裏面，農

田主人誇示他們對於他們的土地所得的高地租，正如他們可以誇示他們曾經以高價出售他們的豬和薯一樣。以頂高的租金出租的事情因此對於他們是自然的，又他永遠不會夢想到去與地主階級爲難，或與土地所有權爲難。他的心不易有『暴虐的地主階級』的觀念，或『好殺的暴主』階級的觀念，而謂他們坐吃貧苦租戶的血汗又自己毫不工作；因爲那些要求最苛刻的條件的人不是大地主，而是他的朋友。

以此觀之，在農人之中這種小田產權的分配制度，實造成大田產的保有人的一種壁壘和安全保衛，又農人的田產，不是誇大其詞，可以稱做傳電器，他可以使社會避開電氣的危險，否則當會釀成劇烈的大變也。

土地在少數的家族之間集中，而所形成的大田產定將造成激烈的平等的立法。英格蘭的地位，在許多方面恁的惹人妒羨，唯在此點我覺得對於他的將來煞是危險極也。

唯我，就是依據拉甫雷 (M. de Lavéleye) 所表白的這個同一理由，覺得英格蘭的地位，具有無窮希望。

讓我們放棄所有的以限制土地所有權解除土地獨佔的罪惡的種種努力。土地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又凡沒有達到土地平均分配的救濟都只是一種和緩，不是一種療治，又此和緩是阻礙採用治療的一種和緩。沒有一種不適合社會進化的自然傾向值得考慮，又沒有一種不適時代潮流的游泳值得考慮。集中是進化的程序這是沒有錯的——現在人民在大城市裏面集中，手藝在大工廠裏面集中，轉運以鐵道線和汽船線來集中，又農業的經營在大田裏面集中，有許多極瑣碎的營業都集中在同一的方法裏面——信息用公司來傳，又絨氈旅行囊亦用公司來搬運。所有時代的潮流都向集中方面前進。欲如反抗這種潮流而獲勝利，我們必要閉塞川流並開除電氣不要他與人服務。

第二章 這個真正的解決方法

我們曾尋出了這種財富的分配不均（這種不均是現代文化的禍首和恐嚇者）是土地私有的制度。我們曾看出只要這種制度一息存在，沒有生產力的進步能殼永久造福於民衆；但是在

他方面還必至於惡化他們的境地。我們會考核了時俗所信賴或用來救濟貧困和改善財富分配狀態的方法，這些方法都沒有主張廢除土地私有的制度，並曾發見了他們通通都是沒有效力或是不適用的。

免除罪惡只有一個方法——是即免除他的原因。財富日增，貧困日深，生產力愈增加，工資愈下落，只因爲所有財富的淵源和所有勞動的場所的土地被獨佔了。取消貧困，改正工資使達於依正義的主張所當到的地方，即勞動者的全果，我們於是必以土地的公有代替土地的私有。其他沒有是此罪惡的原因者——其他沒有是此罪惡的免除者，其他即最少的希望也是沒有。

此則是救濟在近代文化裏面很顯然的財富分配不公和不均的方法，並且是救濟由他而來的所有這些罪惡的方法。

我們必使土地爲公有財產。

我們會以步步證明步步確定的考核得到這個結論。在此推理的鎖鍊上沒有一圈的遺漏，也沒有一圈不堅固。演繹法和歸納法，均曾把我們領導而至於這個同一的真理之前——即土地的

所有權不公平，財富的分配必不公平。又土地所有權的不公平，在事實上因是承認個人土地所有權的結果，所以救濟財富的不平均的分配的唯一的方法，在道理上便只有把土地作為公有的財產了。

但是此種真理在社會的現狀裏面，定當引起最激烈的反對，又必須一寸寸的殺開他的生路。因此之故，他又必去答辯這一些人的反對意見，這一些人，就是當着他們即令為良心所逼迫不能不承認這種真理的時候，亦必宣言他不能設實行的人。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當把我們從前的理論加上一番新的和嚴的試驗。正如我們用減法試驗加法，用除法試驗乘法，所以我們可以將此種救濟的方法加以試驗，而去證明我們對於這個罪惡的原因所研究而得之諸結論確切無誤。

宇宙間的種種公律通通是諧和的。如果我們所曾指出的這個救濟方法是真實的，那末，他必然是合於正義的；他必然是能設實行的；他必合於社會進化的趨勢，又必然與其他的改革一致。

所有這些地方我都想去指明他。我想去應付所有能設被人提出的實際的反對論調，並去指

明這個簡單的方法不僅易於實行；而且要去指明他是救濟這些由於隨着現代的進步而日往上增的，財富分配之不公平所引起的罪惡的充足的方法了——他定以平等代替不平等，以豐富代替貧困，以公正代替偏私，以社會的強點代替社會的弱點，並將去替人類打開一條進向更宏大的和更高貴的文化進程的道路。

我於是想去指明那宇宙的公律並不否認人心的自然的奢望；那社會的進步可以是，又如他是繼續的，必得是趨於平等，不是趨於不平等；並且那經濟的協調證明了這個曾爲斯多噶的皇帝 (Stoic Emperor) 所見到的真實——

我們定了往合作方面走——如同兩足，如同雙手，如同上下眼皮，如同牙齒的上下牙床。

